

第九卷

金蘭四友傳

時海宇奠安，民物康阜，祥光拱瑞，文學聯輝，而崇尚風情雅義者，此時為最。趙州有李生名嶠者，字巨山，父岳，任潯州刺史，母趙氏懷孕時夢神人遺雙筆而生。九歲能屬文，年登二八，而神氣英杰，有清高絕塵之姿，有溫柔雅淡之態，平易之中涵蓄無窮，真乃無瑕之白璧，出世之豐采，平生不常有者也。且性敏學博，善於詩賦歌調，非天挺人傑者乎！惟目盼者而傾心愛慕，咸欲納交而不可得焉。

有趙州欒城縣姓蘇者，名易道，字子游，父賢，任鳳闕舍人，母林氏懷孕十二月而生。年弱冠時，貌亦卓雅，賦詩倒三峽之狂瀾，議論驚四筵之雄辯。時因訪親，往趙州經過，途遇得睹而切慕之，奈何難以相契，抵家之後常注心目，瞻仰至極，每懷吟風弄月之思。秋日無聊，獨吟一律以自紀云：

虛庭空翠古秋光，倏忽人間一夜長；
零露滴開黃菊冷，西風吹散芰荷香。
孤燈挑盡難成夢，橫笛傳聲易斷腸；
遍倚高樓人不見，寒山月色共蒼茫。
又繼之以倦，作尋芳詞一闕云：

「梧桐泣雨，滴作秋聲，小院閒書永。木葉飄黃，正是惱人時候。夜悠悠，心耿耿，懶拈蘭麝燒金獸。捲簾兒，正憑高望遠，幾回翹首。見愁顏滿面，瓦盞金鍾，珍珠紅酒。半醉醒來，此恨依然還在，淚滴秋衫招舞袖。寒肌弱體仍消瘦，這情懷訴與誰，問君知否？」

既而秋去冬來，天寒地凍，雪滾風生，獨坐孤眠，寂寥殊甚。正納悶間，忽有趙州人姓杜名審言，字必簡，原籍湖廣襄陽人，祖飲，任趙州刺史，遂世居焉。素有雄才豐雅，長於吟詠，時往欒城縣公幹，因借宿於店，會道於途。請入中堂。問其姓名、居地，宰雞為黍以待之。與之論及世故，見其英杰超雅，亦重風情，詢曰：「貴州有李生名嶠者，公曾會否？」言微笑而答曰：「是予之表弟也。先生何以會之？」道曰：「前因訪親，路經貴州，途次相逢，盼想英容，至今不暇，但未知其人心緒如何？」言曰：「丰姿則超越絕塵，高出於斯世。論才思，則揮毫賦就，馳騁於古人。士君子咸見重焉。」道曰：「美則美矣，奈何云山阻隔，無以相逢。」言笑：「容生回家借彼來拜，可乎？」道致恭而謝曰：「誠如是焉，犬馬當報。」遂口占一歌云：

相思幾夜梅花發，瘦影橫窗月初白；
簾外誰來扣我門，開窗乃見風流客。
密意難傳今有托，眉頭清淚都彈卻；
一夜相逢百夜心，飲餘對月頻斟酌。
歌罷，成一絕以戲之：

梅有香兮菊有芳，栽培總不屬劉郎。
東風欲借吹噓力，只恐枝頭不放香。

道歎曰：「以梅菊比人，以劉郎比我，以東風比己，真可謂吟詠者矣。」越日告別，道以色絹二端，京履一雙贈之。謙辭再三方受。仍置酒餞別。

言抵家，閒步嶠館，將前事備述。嶠悅然有偕行之念。

越數日，言與嶠同具嘉光絹二端，絨包二幅、京履二雙、羅帕二方，命僕隨行，逕投欒城來拜。道知，整衣出迎。見其色類潘安，溫而柔，和而雅，實蓋世之英賢也。嶠盼道丰標拔萃，純厚超群，細而沉，清而淡，誠亙古之君子也。遂延入高軒。達禮接談之際，道喜容舒暢，勃然踴躍，顧盼無暇。二人將齋儀恭獻。道曰：下顧足矣，敢納厚賜乎？「謙讓拜領。遂設香醪，列珍饌，極度豐盛，嶠見禮儀周密，答問恭敬，有緬想之懷，道盼嶠風情秀逸，懸切慕之私。

日暮，嶠與言告別，道款留甚殷，遂止之，臨夜，筵散，迎入書館但見琴書懸架，香噴金猊，藤牀繡幕，珊瑚暖衾，嶠曰：「聞先生老於詩學，迢迢良夜，見教可乎？」道答曰：「鄙陋庸才，不堪上聞。」詰甚，遂吟一絕：

對看風月一簾間，杯酒今宵莫放殘。
千里有緣須共醉，明朝且莫唱《陽關》。

嶠曰：「字字鏗鏘，句句清奇。」道笑曰：「勿哂足矣，何勞過羨？」二人款敘更深，不覺樵鼓四餘，言辭就寢。嶠燈前卸冠擗，微露玉骨冰肌，渾白璧之無瑕，恍珊瑚之新琢。道目觸感懷，惶惶有失，趨起然而隔宿也。

越日，二人又告別，道挽手而止之，曰：「敝處有景，名曰潤浦，水秀山奇，四時花草，各逞其麗，蒼松翠竹，古柏瓊枝，足以玩目適情。若不見棄，同與一遊，可乎？」嶠曰：「既有佳景，再停一日何妨。」

次日，命僕具壺觴，邀二客同往觀焉。遍歷佳景，並履岩岸。言曰：「勝會不偶，二公俱優文墨，可無一言以記之乎？」嶠曰：「百木凋零，梅香獨噴，請以梅為題。」道先吟曰：

玉骨冰肌絕點塵，歲寒心事寄何人；
當時不做東君伴，肯與風流贈小春。

嶠曰：「子建以七步成詩，公不待七步而成，過於子建多矣。」道曰：「獻醜！勿訝！」嶠曰：「豈不涉於戲乎！予當一和之。」吟曰：

玉容清致出風塵，更有餘香取可人；
萬紫千紅都讓後，隴頭先放一枝春。

嶠詩既成，復顧言曰：「吾二人既詠，表兄何默然而已？」言曰：「二君以梅為題，我意不欲如是也。」即成一律云：

漫攜竹杖與芒鞋，笑踐天台頂上來；
野鳥不驚閑習慣，白雲長共賞山杯。
怪嶺千層峰聳翠，簾前一帶水縈回；
滿天風雨誰收拾，折得梅花兩袖回。

道暢然亦成一律云：

簾前景致聞今古，載酒冬游莫話遲；
賴有雲山同意趣，豈無梅菊共襟期。
天將好景留人玩，我把風流拉故知；
勝概盡堪重拭目，教人何不強題詩。

又奉酒，醉吟一律云：

憑君滿酌酒，聽我醉中吟；
客路如天遠，侯門似海深。
夕陽侵古道，白髮戀顏新；
惟有人間事，須弘濟物心。

或談笑，或吟詠，不覺紅輪西墜，杯盤狼藉，乃起而歸。

行至城半，嶠容含洞口之桃花，臉襯九重之春色，啟絳唇，就途以拜別。道答曰：「不厭草舍，更以一宿，何如？」嶠曰：「固所願也，但恐貽父母之懷。」道聞其言，不敢強留，遂遣僕馳家問老夫人取雲絹一匹、朝履二雙、川扇四握。須臾，僕齎物至，親貢之。二人力讓不止，方受。乃趨步送別。回家，歎曰：「杜子誠有信之士也，若得此子相契，心願足矣。因調《踏莎行》詞一闕以娛情云：

「春暖征鴻，秋寒歸雁，何時再得重機見？閒情俱赴水東流，怪天下與人方便。新恨重添，舊愁難輟，寸心愈報千年怨。不如昨夜莫相逢，山窗寂寂空庭院。」

夜深，展轉思慕，又口占一絕云：

寒更承夜永，涼夕向秋澄；
離心何以贈，自有玉壺冰。

道自別嶠之後，朝夕企慕，無時不釋於懷。越數日，與僕乘舟往趙州回拜。及登岸，輒遇言鄉回，挽手問曰：「公來何事？」答曰：「敬來叩拜，今又值逢，正所謂『天遣香階靜處逢』，誠此之謂矣。」言遂延入中堂，設宴西軒相款。

次日，同往李嶠館內來拜，不遇。道入其書軒，見滿架經書，卷插牙籤，壁懸焦尾，畫掛孤梅，遂援筆題詩於軸而返。詩曰：
十分春色十分香，不屬東君與主張；
誰畫一枝同玩賞，夜來引月到紗窗。

嶠至晚歸家，其僕告曰：「適有一先生同杜官人來拜，不遇，其人題詩於梅軸而去。問其姓名，笑而不答。」嶠曰：「人物何如？」僕曰：「標格英偉，神氣異常，有清高絕俗之規模，風流慷慨之氣象。」嶠未解意，視其字跡，曰：「何人如此之狂妄也？」少頃，一僕持柬而至，嶠開視之，乃道詩也：

世間會合總由天，千里攜琴訪少年；
寂寂山窗人不見，一堆黃卷帶牙籤。

嶠曰：「你相公來幾久矣？」僕曰：「到此兩日矣。」嶠笑曰：「畫中之詩，諒必蘇兄所作也。」遂留僕和詩，附答詩曰：

兩地睽違各一天，尋渭問息亦多年。
今朝正是相逢日，卻在人間弄酒筵。

僕回，將書遞上。道見此詩，喜不自勝，風雲之志頓釋，花月之懷益增。

次日，嶠整衣來拜，兼具柬請。見道醉臥於花陰之下，不欲喚醒，乃題《醉花陰》詞一闕於壁間，投柬而去。詞曰：

「孤鶩沉沉愁永晝，無奈春寒透。時節欲黃昏，洗盞提壺，飲盡千杯酒。曲肱醉臥疏籬後，有梅花盈舞袖。夢裡暗生香，好個人來，試問君知否？」

道醒，見此詞，認其字跡，知嶠所作。又檢視簡貼，恨不得與嶠相會。因作詩一首，遣僕送與嶠云：

十分消瘦減春光，有恨難除覺夜長；
酒盞未傾心已醉，花陰高臥夢中香。
孰開竹戶迎仙客，誰掃苔階待玉郎；
去後始知君有意，漫題佳句在東牆。

嶠見詩，面僕擲地，曰：「我非有他意，蘇兄何誣人也。」僕回告知，道歎曰：「梧桐之拳拳，不足以至鳳凰之啣喙。」

次早，嶠僕來催請，道托故不往。正納悶，見書軒之西有一幅畫鳳，遂題一絕於上曰：

幾回飛夢繞高岡，吹出秦樓夜月腔。
鳳鳥不來徒自悼，悲歌一曲斷人腸。

自此之後，嶠有不悅於道。請不來，約不至。道無如之何，將此情以告言，曰：「生托身門下，將及半月矣。所來實為令表弟故也。夫何向日來拜請，見生醉臥於花陰之下，乃題詩於壁間，投簡於几上面去？生醒來見詩並柬，自謂屬意於已，因作一律以戲之，復乃面僕擲詩於地曰：『何強誣人也！』後請而不來，事有參商。無可奈何，只得歸矣。」言之曰：「公既為李子而來，今不見答而去，則後會難期，徒事遠勞也。況好事多磨，俗非謬語，人情反覆，理固有然，子何不察？不若暫延數日，待弟少暇，請他與公飲別，然後而歸，則今日赴合雖難，而後會之期可約。」道遵依，乃暫止焉。因調《醉東風》詞一闕：

「津渡難經歷，江山非咫尺。幾回無路可追尋，思思憶憶，今偶相逢，這番會面又無消息。低頭長歎啣，灑淚點詞襟，可憐好事

竟參商。悶悶愁愁，風風雨雨，何時是得！」

越二日，不意道父遣價特來促歸。言及設筵，召嶠與道錢別。及至，禮畢，道曰：「賢弟如何無情？」嶠曰：「何以見之？」道曰：「向日遺書於子，而對價擲地，非寡情乎？」嶠曰：「焉敢如此。乃盛價誣言矣。」道知其掩飾，遂不與辯。三人暢飲。酒至半酣，言曰：「今日無可為樂，予表弟最善歌，請以作興，可乎？」道曰：「可。」嶠曰：「何詩可歌？」言曰：「《鹿鳴》、《南山》，不必歌也。賢弟可自制《阮郎歸》一曲，甚妙。嶠承命而歌曰：

「喜看行色又匆匆，傳杯莫放空。珍珠滴破小桃紅，明朝又復東。催去棹，速歸篷，梅花兩岸風。月明窗外與誰共？相思入夢中。」

道見詞清而圓，婉而亮，側耳之餘，塵氣盡掃，信奇才也。宴罷，道辭別。言具潮紗二匹，牙美人一座，嶠具色綾一端，廣葛一匹，徽扇四把。二人恭貢，道謙讓再三方收。臨舟之際，各有不忍舍之意。遂作一律並《如夢令》詞一闕以別嶠焉：

雙淚樽前別玉郎，東風何處送歸航；
月明篷底江風發，梅壓枝頭兩岸香。
密意卻從流水去，幽懷只望老天償；
來朝歸卻都城市，水遠山高幾斷腸！

又詞曰：

「托跡重門深處，引起春情愁緒。輕雲薄雨難成，佳會又為虛語。歸去，歸去，寂寞良宵虛度。」

嶠見道有眷戀之切，亦增感慨，遂吟五言一律以答焉：

銀燭吐青煙，金樽對綺筵，離堂思琴瑟，別路繞山川。明月隱高樹，長河沒曉天。悠悠岐路去，後會在何年？」

言見二人惆悵不已，亦作五言一律云：

相見楚天外，夢繞楚山吟；
更落淮南葉，難為兩地心。
衡陽問人遠，湘水向君深；
欲逐孤航去，茫茫何處尋！

三人留戀至晚而別。

道抵家，慰安父母，默歸書館。又見塵蒙几案，愈加鬱悶。終日惶惶，如有所失，經史無心，惟尋便與嶠相會。

一日，偶有趙州人來，道詢知，即附一詩與李嶠。其人回即送與嶠。嶠拆視之，不忍釋手。詩曰：

冬冷山頭樹拂雲，布衾難暖夢難成。
寂寥夜夜渾無伴，空有梅花襯月明。
既而，冬去春來，魚沉雁杳，又作一絕並《一剪梅》詞一闕，遣價送去與嶠。詩曰：

紅滿枝頭綠滿陂，惱人天氣正斯時；
尋花無奈香街遠，望柳多嫌煙逕迷。
密意難憑鶯燕訴，幽情誰許蝶蜂知；
何人為我傳消息，未贈黃金且贈詩。

詞曰：

「花有清香月有陰，花影重重，月影沉沉。相思無語只狂吟，愁也難禁，恨也難禁。-----欲托焦桐訴此情，未遇知音，難遇知音。何時密意共情深，金也同盟，石也同盟。」

嶠見僕至，甚喜，詢及相公起居安泰，遂拆封讀之。及知道心意甚堅，即和詩一律並絕句以附答云：

倚欄偷淚濕花枝，一日思君十二時；
輾轉竹牀春夢短，高燒銀燭夜眠遲。
心投金石人難識，意托焦桐我自如；
一段好懷無可訴，彩毫題就斷腸詩。

又絕句云：

花自舒紅柳自青，上林春色又妝成。
於今釀得真珠酒，來共花陰酌月明。

道見僕歸，拆開得此佳句，自調陳雷之義可踵，鮑管之交可繼，奈山川

阻隔，切切難合，鳥啼花語，每愁歲月之易邁；物換星移，又恐光陰之虛度，乃調《西江月》云：

「記得當初會晤，徒勞千里移琴。今朝遺我羽林音，卻是多情有分。----又值風柔寸重，何堪屢屐泥深。這回無路可追尋，只恐花飛散影。」

一日，有崔生者，名稱，字安成，亦居宦裔，與道甚契，來拜。款敘間，忽見壁上有《西江月》之詞，尋思良久，曰：「此詞固佳，似有閒情未遂之意。」道以實告之。融曰：「此奇遇也。何不圖之？」道曰：「心緒恍惚，無計可施。兄有高見，請以告我。融曰：「借言趙州師，此決就矣。」道得其言，大悅，設7巽暢而別。

次早，告於父曰：「聞趙州出一名師，欲往求教，可乎？」父曰：「份所當然，何必告我。」道得言，益增欣慰。越二日，即整琴劍行裝，遣僕前往趙州。

及至，先拜杜審言，曰：「余離貴州，有名師，特來請教。」言答曰：「有。」道曰：「何姓何名？」言曰：「姓林，名子山，字汝重，其人精研五經而老於《春秋》，誠儒林中之翹楚者也。今於本州設館，從游七十徒，表弟亦在列焉。況兄又治《春秋》，從之豈無所益耶？但未知貴館在何處？」道答曰：「才到，未曾有定。」言曰「若然，吾有小軒，近在鄰間，僻靜，最堪尋繹，倘若不棄，可居於此。」道大悅，遂往居住。

越一日，嶠衣冠濟楚，來拜。各訴問闊之情。道此時不能自警，就挽樞求歡。嶠勃然變色。道曰：「予之古詞，何不稍顧耶！」

嶠曰：「何謂也？」道曰：「子前者遺書於我，一者心投金石，二者意托焦桐。今又如是，與詩大相背矣，非不顧而何？」嶠曰：「前詩聊以兄愁，豈有他哉！」道曰：「然則謂腸斷者，何事？」嶠含羞不答。眉黛交紅，即辭而去。自是不臨書館。

道無可奈何，朝暮長歎而已。言知覺，往視之，見其顏色清減，飲食俱廢，恐其成疾，乃謂曰：「兄謂擇師而來，夫何流連至今，亦已久矣，並不見施行，何也？況槐黃在即，當思際會風雲，以拾青紫，大事不圖而慕一少年以成疾，此非大丈夫之所為也，當速改之。」道聞言，愕然驚覺，汗流浹背，拱手謝曰：「兄乃金石之言也。」

明早，備贄，往拜林子山為師。不意又見嶠搬移書篋行囊，在小軒居宿，接近道館。此時前懷復奮，愈加精神恍惚，思慕之心，又能禁耶！竊喜曰：「天意果從人願，今番不愁不諧矣。」

隔日往拜，但見李嶠之情頓異，似無相識之意，前事全然不提。道悒悒而歸，復添懊悶。

明早，嶠來拜，見道擁衾而臥，未醒。嶠就牀而坐，檢几上文章朗誦。道俄然驚覺，見嶠坐於牀前，手足俱震，恍惚未定。少頃，方啟言曰：「賢弟來幾久矣？」嶠答曰：「半晌矣。」隨又執之求歡，嶠不從而去。再三呼之，不止。當此之時，心如刀剗，乃作一絕，遣價送去。詩曰：

幾回辜負阮郎來，怪殺桃花不肯開。

一種春心難頓放，百年情意可成。

嶠見詩，微哂。後二日，復來拜道，言曰：「昨承佳作，感荷良多。但白雪陽春，難為和耳。」道曰：「木桃瓊瑤，敢望報乎？」言語頗順。道乃進前。抱之求歡。正在猶豫之間，聞窗外足聲，遂釋，乃僕捧茶而至，竟然又別。道曰：「莫怨無情，但以少年不解世事。」亦不甚校，乃於壁間題詩一絕以自警：

十處尋芳九處空，花前泣雨灑東風。

不如收拾春心緒，頻對青燈一點紅。

時值春初，道以桃李為題，遂書一絕於先生館中壁上：

桃紅李白兩三枝，門牆初試未成時。

東君領得芬芳去，化作春風次第枝。

先生見詩，問：「是誰人而作？」諸子答曰：「蘇易道所作也。」先生歎曰：「學既淵源，貌亦卓雅。此子他日取青紫如拾草芥矣。」由是諸生咸敬重焉。而李嶠復加愛厚如初。時值講書之際，或以目視。或以言挑，彼此皆有顧盼之懷。

一日，先生設宴以待諸生。嶠含笑而言於道曰：「兄平日不多飲酒，今日有百杯之量耶？」道戲答之曰：「座上若有一點紅，斗筲之器飲千鍾。」道知嶠有復愛之意。次早，遣價送詩云：

柴門寂寞鎖松蘿，孤館無聊奈君何；

三月雨聲長不斷，一年好景竟如何。

不求故舊情懷好，空憶人龍想像多；

野鳥不知人意思，時窗外放聲歌聲。

嶠得此詩，歎曰：「蘇兄何不知音？君子以文會友，何重於此樂乎？遂和一律附答云：

春愁難解似藤蘿，仔細思量奈若何；

百歲心期還未罄，一年光景又空過。

游蜂戲採牽情重，浪蝶尋香苦恨多；

獨坐山空人寂寂，數聲啼鳥隔林歌。

嶠自和詩回答之後，一日步出館門，遇道經過，請入書室，對坐，曰：「尊兄為何久不下顧？」道曰「子絕我甚，來亦何補？」嶠曰：「未嘗有絕於兄也。」道曰：「余自遇賢弟之後，自謂可踵陳雷之後跡，管鮑之驥尾，故魂魄飛揚，心神搖蕩，兩泣風悲，猿啼鶴唳，無不牽情。懸以尋問求便，履險涉危。及至於斯，夫何屢次求見於子，而子屢見拒予，然弟之年少，不解世故。察子之言，又似無意於予也。今日偶然之遇，實為涉幸。倘若見憐，萬祈卸一歡，則萬幸矣。」嶠含羞答曰：「心孚意契，不必追究前愆。但容弟今夜有事，不敢奉命。待明日敬來伴兄同宿，以酬兄昔日之願，償弟前朝之失也。」袖中取出白綾畫帕一幅，付兄為定。道接帕，欣然起謝，曰：「果若如是，沒世不忘。」遂辭歸館。其心汲汲然欲今日之去，遑遑然望明月之來，乃調《踏沙行》詞一闋，以記其事云：

「子建雄才，潘安態度，樓台望斷無尋處。東風吹散柳條煙，桃源定此無迷路。密意難傳，幽情即訴，來朝正作孤鸞侶，月明孤館閉寒窗，海棠支上嬌鶯語。」

次早，嶠整衣冠赴約。忽值母舅至，嶠歎曰：「乃天也，」不得已，陪侍之至更深，而不能去焉。道館中預設佳餚，褥鋪錦被，鳳燭高燃，麝沉滿，拂焦桐於案几，懸古軸於軒轅，候至更深，並無蹤影，疑其誣言，恨恨而睡，次日，作詩一首，遣價送去：

期來何不下山齋，事恐參商意亦乖；

半榻塵埃空掃盡，一庭樽酒懶安排。

簾捲東風常盼望，推窗明月滿愁懷；

當初不若無相識，思意何從眼下來？

嶠得此詩，歎曰：「吾心雖堅，彼所不知。」謹具小啟，附價以復云：

「弟昨日兄有邂逅之期，自謂千種之懷可遂，一朝之失盡償。故也，時整衣而行，不期母舅突至，以致事勢睽違。如此，身雖在家，而神馳左右。但事既失約，負愧特甚。然好事多磨，理固然也，亦皆天也，豈獨兄與弟乎！」今再擇便，謹伸前約，決不敢爽。草草奏覆，惟亮，幸甚！」

道得此啟，心緒稍安。又有「今日再伸前約」之語，強顏數日，乃得會於館中，道正挽之懷抱，略有半推半就之意，忽被眾友來扣館扉，遽然阻散。道不覺汗盈腮面。嶠察其意，恐貽其患，歸而調《滿庭芳》一闋，使人送去，以寬慰之：

「楊柳堆煙，梨花飛雪，閒庭畔減春光。愁愁悶悶，無奈日偏長。記得約言難踐，成又敗，畢竟參商。且忍耐，終須與你，交頸兩鴛鴦。想是斷腸寸寸，流淚雙雙。怕風生絳帳，雨灑窗櫺，只恐佳期未定，早歸去，花謝鶯愁。情難表，試將光筆，調個《滿庭芳》。」

芳》。」

又詩一絕云：

綠樹陰濃日影遲，錦堂春晚亂花飛。

倉庚有意回人語，百舌無端繞樹啼。

道得此詩而仇恨漸消，亦作《滿庭芳》云：

「風掃殘紅，雨添新綠，深深庭院月偏幽。晝長人困，無計而消愁。記得昨宵春曉，小窗內，情話綢繆。哪知道，狂蜂浪蝶，窺覷我風流。使百般間阻，語語言言，合下冤仇。一場好事，從此休休。只恐時光虛度，年華老，日月難留，無可奈，但憑尺素，道此因由。」

又又詩一絕云：

銀燈挑盡夜遲遲，高捲珠簾半掩扉。

久待知音人不到，月明驚起杜鵑啼。

自後嶠未伸前約，漸漸生疏。道盼望日切，失意殊深，悒悒成病，數日不能起，飲食俱廢，精神恍惚。其僕忙報嶠曰：「吾大叔病重，數日不能起。客館消然，不能醫治，如之奈何！」嶠大驚，即往視之。道見嶠至，強起，執手曰：「我被你送了命矣！」俄然而昏絕。嶠恐懼，呼之再三，乃蘇。嶠泣曰：「兄何不自保重貴體也。兄若為我損身，弟決不能獨存。」反覆詢慰，請醫調治。越十餘日，方愈。

道取藍絲絹二匹，雲履一雙，僕齎隨，親往謝焉。嶠趨迎。見道精神復原，大喜，即延入西軒，厚款。道乃遞上菲儀。嶠曰：「得兄貴體痊安，實為欣幸，何敢領此佳賜？」辭讓再三，方受。道再拜曰：「命在須臾，多感扶持之力，荷恩不淺。」嶠答曰「今日乃知兄之心堅矣。」道歎曰：「徒知亦無益矣。」嶠曰：「兄貴體新痊，往來頗繁，倘或不允，草榻一宵，何如？」道欣然從之。是夜，盛設香醪美饌，二人暢飲。更深，道托醉求寢。嶠呼僕陪道入同宿，道趨前抱挽而言曰：「今夜若不如願，則前病復作，命必殂矣。」嶠笑而答曰：「吾試兄之心耳，豈有同宿之理耶？」於是嶠挽出道出軒，二人對天祝曰：「李嶠生居人世，年庚一十六歲。今以心孚意契於樂城縣蘇生名易道者，共結二姓金蘭，生死不忘，存沒如一，無負斯心，永終無。敢有違盟，天神鑒誅。」祝罷就寢。嶠謂道曰：「予年尚幼，漠然不知，兄當見憐，沾恩厚矣。」道曰：「無瑕之白璧，世所罕稀，今得就之，敢不盡心愛護。」此時情到興濃恨不得兩身合為一體也。道曰：「吾百計千端，憂思萬種，今始有遂惟萬且一。既承雅清，追思昔者，不知賢弟堅執之甚，果何謂也？」嶠曰：「相思之苦，彼此皆然，但未敢輕視矣。情合之後，願成終始，恩愛相關，綿綿不昧，勿以他日有花落色殘之歎。」道曰：「感荷再生之恩豈敢忘耶？」犬馬之報，一息常存，固可結而不可解也。雖海枯石爛，心不可易，志不可移，金石何足言哉！」次早，作詩一絕以謝嶠云。道曰：

昨宵曾記宿花房，燈燼長檠月滿牀。

自恨晨雞三唱曉，醒來猶帶夢魂香。

嶠亦調《一剪梅》以答之：

神氣標奇入眼中，好個人龍，真個人龍，佳期蜜約已心也難同，志也難同，愁未冰消恨未窮，愁鎖眉峰，恨鎖眉峰。昨宵花蝶兩相逢，花領春風，蝶領春風。」

自是二人心意相孚，深篤金蘭之利，事情浹洽，不啻芝蘭之美。信乎如膠似漆，若魚水之相投，未足以方其密也。日測談笑歌樂，夜則交頸而臥。又不覺物換星移，西風近起，新秋至矣。

道父染病，價持家書促歸甚急。道與嶠曰：「歡會未幾，離愁又至，奈何！奈何！」嶠曰：「何事？」道乃出其家書以示之。嶠曰：「令尊既在疾，兄宜當速歸，切勿憂思，有傷貴體。想天不違人願，暫別而已，後會固可期焉。」

次早，拜辭。言因往莊，未及送行。嶠備京段二匹，雲履一雙，又設席江邊餞別。道見禮物精厚，不敢遽受，嶠強之再三，乃收。二人挽手，不忍相離，留戀不捨，延至日暮，方能別去。時月朗風清，嶠佇立，望舟不見，惆悵而返。因作一絕以紀之云：月滿江頭一派秋，羅衫輕拂上蘭舟。

孤航遠影知何在，只有長江空自流。

嶠自別道之後，朝夕企想，頃刻未嘗有忘於懷。

道既歸家，其父病不數日即愈。道呼天大喜曰：「天意不違人願，誠哉是言也。」遂修書一封，並詞一闕，遣價送去。書曰：

「荷愛生蘇易道頓首拜啟即殿元李巨山賢契門下：伏自江邊一別，倏爾旬餘。燈前之約雖堅，花下之盟未整。刻諸心，鏤諸骨，夢寢常形；念在茲，釋在茲，瞑目如見。敬陳尺楮，聊托微衷。伏惟賢弟學貫天人，才高一世之英偉；貌逞奇威，丰姿毓天台之秀麗。誠文苑翰英，士林翹楚者也。生自謂孤立無朋，不意賢弟之見愛，得托身於玉樹之傍，雖粉身莫能酬其厚德。是以意氣相投，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；肝膽相照，滉乎如巨魚之縱大海。歡會未幾，離愁雜至，蓋由高堂有採薪之憂故矣。千愁萬憶，自謂後會難期，詎知人有欲而天意果從，椿樹放榮，喜生眉角，佳期又指日而定矣。伏願青雲自勵，丹桂興思，又效彩鳳孤棲，無移心志，奇葩欲噴，不憚以朋從，則道也生順死安，無復遺恨矣。幽懷萬縷，歡愁即至，故不覺其言之已贅。惟心亮照，不宣。外具潞州綢一匹，乃借桃寄意，伏祈笑留。幸甚。」

又詞曰：

「深沉密約，在花下為盟，許諾同心，不想天辜人願也。便幾番虛設，彩鳳分群，文鸞拆侶，此恨何時滅！」覆雨翻雲，好把相思細說。」

嶠得此書，不覺手舞足蹈，喜不自勝。將所遺潞州綢收入。修書一封，並《鳳凰台上憶吹簫》詞一闕及禮附人回答。書曰：

「辱愛弟李嶠頓首拜書覆大國柱蘇兄子游台座前：切惟人倫有五，友居其一；人性有五，信寓其中。是以人而無朋則孤陋寡聞，朋而無信則無益而有損。昔人有聞：一介之士，必有腹心，非謂是歟？然契兄胸涵萬頃，筆掃雲煙，誠間氣之所鍾，為當時之碩望也。嶠接之始，遂興山門之思，既而不厭瓦礫，切蒙雅愛之厚，捫心有愧，揣分奚堪！自謂千載奇逢，喜是情堅膠漆，夫何事關意外，遂成形子影孤。頓使淒楚情懷，每感於衾枕；企仰憶念，恒不離起居，憑欄倚遍，實懊恨乎晝永，仍輾轉反側，則又苦恨乎更長。正把柔腸萬轉，忽驚雲翰飛來。踴躍承領，細嚼佳音，足知金石之心，而平生之願遂矣。茲者，預設陳雷之榻，早望鷓鴣來臨。」

則倚玉有緣，斷金不爽，何幸如之！書難盡敘，並有鄙詞二闕錄呈。外具沉香線絹二匹，祈盼物想心，笑留，幸感！倘暇，乞移玉駕光臨，至望！」

又詞曰：

「海煙消，江月皎，楊柳頭難留歸棹。三疊陽光聲漸杳，別離知道何時了？愁處多，歡處少，獨倚孤樓，怕雨鳴池沼。窗外深沉人悄悄，落花滿地空啼鳥。」

又詞曰：

「兩浦花黃，西廂月暗，檀郎獨上輕舟，任翠亭塵滿，深院閒幽。每怕梧桐細雨，碎滴滴，驚起多愁，身消瘦，非乾酒，不是傷愁。恨衝衝何時盡了，方下眉頭，又上心頭，念雲收霧掃，」莫倚危樓。長記深盟厚，何時整百歲綢繆，如魚水之交歡，金石相投。」

道得詞並絹。次早，稟於父母，仍帶僕復往趙州。薄暮，乃至。

嬌聞道至，欣然往拜。道邀入書館中，對坐敘久，道曰：「兩情間闊，溫故可知。」嶠戲答之曰：「溫故可當知新乎？」道疑其言，曰：「故雖未溫，而子又知新乎？」嬌曰「兄何出此言也？弟自別兄之後，諸事無心，惟兄是念，並無他故，今兄乃有如是之言，使弟失計甚矣。」道曰：「予豈不知賢弟之堅心乎！前言戲之耳。」嶠曰：「幽王相戲，使國有失。豈不知弟患，夫何足戲之？」道遂挽嶠求歡。雲合之際，嶠乃推避逡巡。道曰：「吾弟已慣，今何若是耶？」嶠曰：「向日見慣，因兄久別，遂復生疏。」道曰：「姑且試之，庶幾又美。」

由是道與嶠日則同窗，夜則共枕，或並肩於月下，或合脛於羅幃，曲盡人間之樂，無以加矣。是夜，言造拜，道遂整饌暢飲。言醉，擁衾就寢。嶠見表兄在彼，即別道回家。

一日，道有表弟陳子京，亦少俊之士，因往趙州公幹，寄宿道館三日，然後啟行。彼初到之日，嶠偶潛入，聞館中有喧嘩之聲，偷窺之，見道與少年內坐，嶠疑之而歸。是夜，遣價問道借琴，探其動靜。價返，答曰：「蘇相公與一少年正欲就寢矣。」嶠曰：「別有人否？」價曰：「無他。」嶠又問曰：「別有言否？」價曰：「無片言。」嶠見價言，痛心切恨。次日，又使人去請道講書，又不見至。嶠愈加怨恨。由是視道如仇人，凡相會，不與一語。而道問之，亦不答，使價請之，不來。道不知其故，乃吟《憶秦娥》詞一闕，遣人送去，以察其意若何：

「秋寂寞，夢闌酒後相思著。玉顏花貌，風流閒卻。南來北燕沙頭落，幽情密意誰傳托？愁腸欲斷，飲杯孤酌。」

嶠見詞，即扯破而言曰：「何污吾目也？」價歸報，道茫然自失，不知何意為懷，次日，親往拜探，以問其故。但聞嶠在內高聲而言曰：「失信無義之人，復來何故？」道漸愧回館，悶憶殊深，不知其詳。

一日，偶出，見嶠經過，強邀入館，問曰：「弟何背言也？」嶠不答。道又問曰：「弟何怨我之深耶？」嶠忿容曰：「厭常喜新，世人常情，余敢怨兄耶！惟刺痛愚衷矣！」道驚曰：「我無他事，子何誣人？」嶠曰：「目擊耳聞，非誣也。」道曰：「為我白之。」嶠不答，惟長吁而已。道曰：「弟若不明言，生死在頃刻矣。」嶠曰：「兄無怒。」道曰：「死且不避，奚敢怒焉！」嶠曰：「弟遇兄後，誓同生死，永結綢繆。不意交歡未久，而兄又棄舊迎新。」道曰「何以見之？」嶠曰：「前者因表兄醉臥兄館，弟暫回宿，事絆未臨，昔者，偶來兄館，窺見兄與一少年同坐，遂潛而退。至夜，又遣價借琴，實以觀兄動靜，又見兄與同寢。次早，又使人來請講書，又不見至。是兄棄我特甚，而弟最負盟乎？道聞言，笑曰：「子誤矣，前日所遇年少者，乃母舅之子，我之表弟也。因來公幹，寄宿生館，並無一毫私意。弟若不信，予將几上飾玉杯擲地為誓曰『道若有私心，身如物碎』。」嶠乃笑而挽之曰：「事跡可疑，人心難信，兄有別遇，弟實傷懷。望兄擴天地之量。勿以前非為恨，幸矣。」道曰：「得我賢弟回心，實為獲珍之喜，敢抱怨乎？」乃調一詞以敘情曰：

「枕畔才喜相投，如何又別？寸腸欲裂。百計千愁無處訴，今喜故人重接。滿酌霞觴，長歌皎月。與你共歡娛，海誓山盟，大地齊休歇。」

自是，二人信其心而不疑其跡，凡有事必先議而後行。言則同心，事則同志，平居閒暇，勤習經史，然形骸雖隔，渾乎一氣之貫通，而私愛之密，決於肌膚，淪於骨髓，信若鳥之鴛鴦，枝之連理也。

厥後蘇易道、李嶠、杜審言、崔融四人，結為文學四友，同人鄉試。道得占魁，抵京聯捷，授咸陽尉。即差人抵家，及臨趙州，來接李嶠三友，修書問候。嶠因鄉試未就，憂悶殊甚，父母代伊求婚，卻之不已。時聞價報：「蘇老爺任上差人來此。」嶠喚人，接書開讀：

「辱愛生蘇易道頓首再拜大殿元巨山李契弟台左：自別顏范，夙經載餘，朝夕企想，但覺晝長夜永，倦理於正事，惟懷攜手並肩。今者，忝居是任，實出於賢弟之教誨也，但身居彼地，而神馳左右。今者，特差人來接駕，萬祈追念燈前月下、意契心孚、稟達尊翁，尊堂，治裝秣馬，遙駕光臨，生當懸榻預待，倘或見卻，生即洗肘掛印，棄職而歸，決不爽即盼想。臨書之際，已曾淚染雲箋，尚檢污痕可驗也。萬惟心照賜臨，幸甚！」

道再頓首。」

嶠見來意慇懃，甚喜。即稟父母，便擇日同差人趕程。越二日方至。

嶠嫩質未經遠涉，陡覺體倦，暫停行旆，寓宿於陳鄉宦宅傍。閒敘之際，店主道曰：「此一派第宅，俱是陳茂春老爺轉賃者。亦曾居南京戶部尚書之職，但無男嗣，懶於任政，致仕歸家。惟有一女，名喚玉英，年登二八，詩詞歌賦，無不精通，父母珍惜，如執玉捧盈也。」不期次早茂春送客出門，嶠趨視之。春得睹其英容異俗，盼其豐采拔塵，即遣僕詢其居址。僕回答曰：「此大叔乃趙州李岳老爺之子，名嶠，因往蘇老爺任，經此暫歇，少舒勞頓。」春聞言，即盛設筵，遣僕來請。嶠愕然不知其故，又不敢遽卻，只得強而赴之。

春下階迎接，禮貌甚恭。嶠驚竦不已，不敢居上，惟隅坐東焉。春曰：「令尊大人與下官仕途相會，甚為知愛，不意今日得會足下，實萬幸也。」嶠方知來歷，遂放懷款敘。至暮，辭別。春曰：「今日天付奇逢，尚容止數日，方肯與子行矣。」即遣僕搬移行裝，收拾池館一所，玩器兼備，更深延入寢所，命二小童伏侍。

春入內與夫人言曰：「吾觀李子有絕世之姿，奪標之志，異日變化，與吾職可並也。若得此子為婿，自願足矣。夫人亦大悅。春遂默修書，遣僕竟投趙州，來見李公，獨言親事。岳接書視之，乃知陳茂春將女許嶠，同夫人連氏大喜，即備長程二端，並鋪

一對，權為定儀。囑僕曰：「汝大叔往咸陽蘇老爺任也，回家即送聘卜娶。」僕回，將書並禮遞上，春大悅。

越日，差人催促起行。嶠登堂告別。春曰：「倘容一日，再伸款待，方慰愚懷。」嶠從之。回館吟一律以懷道曰：

蕭條愁兩地，獨院隔同群；
一夜原為家，多旬不見君。
馳心如白日，牽意若歸雲；
更在相思處，規聲徹夜聞。

嶠詠畢，無聊，縱步池畔觀蓮，見錦鱗逐對，戲濯浮沉。轉眼間，俄見飲秋亭畔太湖石傍有美女，鈕環緩步摘花，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，恍若天姬臨世，渾如月姊離宮。金蓮動處，湧起千嬌；寶髻雲欹，涵生百媚。嶠見之，不覺魂飛魄散，不知天耶？人耶？趨前恭揖。其女避之不及，遂和顏斂衽答禮，不能一談，斂跡而去。嶠回館中，切慕之極，料是無緣再會，聊占一絕書壁以記焉：

玉貌新妝束，雲鬟若點鴉；
顧影鸞朝鏡，回盼燕蹴花。
天姬愁入俗，月姊笑離槎；
珍重輕盈態，黃金不憚誇。

玉英自避生歸房之後，想：「是何人得至池畔遊戲？觀其英容，雖潘安不能逾也。但寸草雖未沾春，而鳳情世態，必然盡識矣。」自此，針刺之功頓釋，而仰慕之思益增。」若得斯人成匹，雖死亦無遺憾矣。」遂口占一律以自遣焉：

一會文君想我懷，胸中愁緒向誰開；
題橋不亞相如志，作賦應高子建才。
羅幃繡幕重重閉，春色緣何人得來；
假饒不遂于飛願，一點芳心肯作灰！

二人俱不知父母之意，驀地相逢，各懷企仰。

次日，嶠登堂拜別。春具白金五十兩為贖。仍設大宴，請夫人之弟來陪。嶠不知其意，只得赴席，見其恭敬親厚，愧赧無地。酒至半，舅乃言曰：「公今日是吾家甥婿也。令尊已行定彩矣。」嶠方知其故，心中稍安。款敘至暮，筵散回館，暗自喜曰：「若是前遇之女，誠天賜也。」

黎明告別，春致餞，乃祝曰：「秋闈逼近，可速回應試。」嶠致恭頌，拜別。

直抵咸陽。把門人報知，道整冠趨出迎接。延入內衙，慰問勞頓，並詢家屬。遂設盛筵暢飲。更深就寢，仍效昔日于飛之樂，其情愈加稠密。嶠將陳茂春親事述知，道稱賀至極。

次日，行一切政務，先請問於嶠，然後施行。故一時政教號令，悉合民心，功績大著，皆嶠之力也。

時道報升北京鳳閣舍人，即欲臨任。嶠告歸赴試，道不敢留，謹具白金百兩，又表裡等物，差人護送，致酒餞別，遂作五言絕詩一首，以懷歉云：

君登片航去，我望青山歸。
雲山從此隔，淚透紫羅衣。
嶠曰：「不為功名之念，決不敢別於仁兄矣。但期浪暖，必然重整焉遂作五言律一首以慰焉：
相思春樹綠，千里各依依；
才得月輪滿，如何又帶虧？
桂花香不落，煙草蝶只飛；
一別違消息，桃源浪暖期。

嶠別道抵家，將陳茂春親事備述於父母。父曰：「良緣奇遇，門戶相當，真可尚也。你能奪標歸娶，方能稱志。」

及時值槐黃桂噴，嶠與表兄杜審言、契友崔融三人人試。嶠得占魁，二人居於榜列。是時同赴京都。道接見，喜極，列筵，暢飲達旦。

嶠榮擢探花，欽賜遊街。時烏紗冠頂，金帶懸腰，更兼顏華色麗，真飄飄焉當世之神仙。而同僚見者，無不切慕。除授廬州別駕。擢進士，授溫城尉。融擢進士，授袁州刺史。道設宴於會館餞別。盼想當時俱以布衣相契，今者俱受天恩寵命，誠為文學四友可也。

厥後蘇易道以文翰顯時，至正元年，官拜天官，娶夫人韋氏，生三子一女。李嶠以文詞名世，官拜尚書，娶夫人陳氏，生二男，娶道之女為婦。杜審言恃才高傲，貶後仍拜修文館學士，娶夫人蔡氏，生四子。崔融以詩賦鳴時，官拜崇文館學士，為太子侍讀，娶夫人高氏，生四子，仍擢及第。此四友俱得榮超，永垂後世。而心相孚，而德所敬，實為罕見。蓋因忠信誠實，而著為後之龜鑒。

東郭集

趙簡子大獵於山中。虞人導前，嬖奚駘右，捷禽驚獸應弦倒者，不可勝數。有狼當道，人立而啼。簡子怒，唾手奮髯，援烏號之弓，挾肅氏之矢，一發飲羽，狼失聲而遁。簡子怒，驅車逐之。輕塵蔽天，十步之外，不辯人馬。

時墨者東郭先生，將北適中山以干仕，策蹇驢，囊圖書，宿行失道，卒然值之，惶不及避。狼顧而人言曰：「先生豈相厄哉！昔隋侯救蛇虺獲珠，蛇固弗靈於狼也。今日之事，何不使我得早處囊內，以延殘喘？異時脫穎而出，先生之恩大矣，敢不努力以效隋侯之蛇。」先生曰：「嘻！私汝狼以犯趙孟，禍且不測，敢望報乎！然墨者之道，兼愛為本，吾固當有以活汝也。」遂出圖書，空囊橐，徐實狼其中；三內之而未克，徘徊躊躇，迫者益近。狼請曰：「事急矣，惟先生早圖！」乃其四足，索繩子先生束縛之；下首至尾，曲脊一胡，蜷縮蠖屈，蛇盤龜息以退。命先生，先生如其指。人狼於囊，遂括囊口，肩舉驢上，弓墜道左，以待趁人之過。

已而簡子至，求狼弗得，不勝其怒，拔劍折轅端示先生，罵曰：「故諱狼方向者，有如此轅！」先生伏質就地，匍匐以進。跪而

言曰：「鄙人不慧，將有志於世，奔走四方，實迷其途，又安能指迷於夫子也？然聞之大道以多歧亡羊。夫羊，一童子可制，尚以多歧而亡。今狼非羊比也，況中山之歧，可以亡狼者何限！乃區區循大道以求之，下幾於守株緣木者乎！況田獵，虞人之所有事也。今茲之失，請君問諸皮冠，行道之人何罪哉！且鄙人雖愚，亦熟知夫狼矣，性貪而狼，助豹為虐，君能除之，固當窺左足以效微勞也，又安敢諱匿其蹤跡哉！」簡子默然，回車就道，先生亦驅驢兼程而進。

良久，羽旄之影漸沒，車馬之音不聞，狼度簡子之去已遠，乃作聲囊中曰：「先生可以留意

矣。願先生出我囊，解我縛，我氣不舒，我將逝矣。」先生舉手出狼。狼出，咆哮，望先生曰：「適為趙人逐，其來甚遠。雖感先生生我，然饑餓實甚，使不食，亦終必亡而已矣。與其餓死道路為烏鳶啄食，毋寧死於虞人之手以俎豆趙孟之堂也。先生既墨者，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，又何吝一軀不以啖我而活此微命乎？」遂鼓吻奮爪以向先生。先生倉卒以手搏之，且搏且卻，擁蔽驢後。狼逐之，便旋而走。自朝至於日昃，狼終不能有加於先生。先生亦極力為之拒，遂至俱倦，隔驢喘息。先生曰「狼負我！狼負我！」狼曰：「吾不得食汝不止！」相持既久，日將盡矣，先生心口私語曰：「天色已暮，狼若群至，吾必死矣。」乃給狼曰：「民俗，為疑必詢三老。且行，以求三老而執之，苟謂我當食，我死且無憾。」狼大喜，即與偕行。

此時道無行人，狼饑甚，望見老樹僵立路傍，乃謂先生曰：「可問是老。」先生曰：「草木無知，叩焉何益？」狼曰：「但問之，復當為汝言矣。」先生不得已，揖老樹，且述其始末。問曰：「狼當食我耶？」樹中忽然有聲如人，謂先生曰：「是當食汝！且我，杏也。昔年老圃種我，不過費一核耳。逾年而華，再逾年而實，三年拱把，十年合抱，於今三十年矣。老圃，我食之；老圃之妻，我亦食之；外至賓客，下至農僕，我食之，又時復鬻我實於市以規利，其有德於老圃甚厚矣。今老矣，不能斂華就食，老圃怒，伐我枚條，芟我枝葉，且將售我工師而取值焉。噫！以樗朽之枝，當桑榆之景，求免於主人斧鉞之誅而不可得！汝何德於狼，乃覬倖免乎？」言下狼鼓吻奮爪以向先生。先生曰：「狼爽盟矣。矢詢三老，今值其一老，遽見食耶？」

復與偕行。狼復饑甚，望見老牛孛曝日敗垣中，謂先生曰：「可問是老。」先生曰：「向者草木無知，謬言害事。今牛，又獸耳，更何問焉？」狼曰：「第問之，如其不問，將口至汝矣。」先生不得已，揖老牛孛，仍述其始末。問曰：「狼當食我耶？」牛皺眉瞠目，低鼻張口，向先生作人言，曰：「是當食汝！我頭角幼時，筋力頗健，老農鍾愛我，使二群牛從事於南畝。既壯，群牛日以老憊，我都其事。老農出，我駕車先驅，老農耕，我引犁效力。斯時也，我農視我如左右手，一歲中，衣食仰我而給，婚姻仰我而畢，賦稅仰我而輸。今欺我老弱，逐我於野，酸風射眸，寒陽弔影，瘦骨如山，垂淚如雨，涎流而不能收，步艱而不能舉，皮骨俱亡，瘡痍未瘥。邇聞老農將不利於我，其妻復妒，又朝夕進說其夫，曰：『牛之一身，無棄物也。其肉可脯，及皮與骨角，可切磋為器。』指大兒曰：『汝受業庖丁之門有年矣，何不礪刀於礪以待乎？』跡是觀之，我不知死所矣！然我有功於老農，如其大且久，尚將嫁禍而不為我德矣，汝有何德於狼，乃覬倖免乎？」言下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生。先生曰：「無欲速。」

遙望有一老子，杖藜而來，眉髮皓然，衣冠閒雅，舉步從容。先生自謂曰：「此必有道之人也。」且喜且愕，忙然舍狼而前，拜跪泣訴，曰：「我有救狼之德矣，今反欲食我，乞丈人一言而生。」丈人問救狼人故，先生曰：「是狼為趙人窘，幾死，求救於我，我即傾囊而匿之於內，是我生之也。今反不以我為德，而反欲口至我，我力求救，彼必不免，是以誓決三老。初逢老樹，強我問之。我答曰：『草木無知，問之無益。』強我數四而問焉，殊料草木亦言食我。次逢老牛孛，強我問之。我亦無奈，遂問，那禽獸無知，又幾殺我。今逢老丈，是天未喪斯文也。願賜一言而生我。」因頓首杖下，俯伏聽命。丈人聞言，吁嗟再三，以杖扣狼脛，厲聲曰：「汝誤矣。夫人有恩而背之，不祥莫大焉。汝速去，不然，將杖殺汝。」狼艱然不悅，曰：「丈人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初，先生救我，束縛我足，閉我囊中，我不敢息。又蔓詞說簡子，語刺刺不能休。且詆毀我，其意蓋將死我於囊中，獨竊其利也。是安得不口至？」丈人顧先生而謂曰：「公果如是？是亦有罪焉。」先生不平，盡道其救狼之意，狼亦巧言不已，而爭辯於丈人之前以求勝也。

丈人曰：「是皆不足信也。」謂狼曰：「汝仍匿於囊中，我試觀其狀，果若困苦如前否？」狼欣然從之。先生囊縛如前。而狼未之知也。丈人附耳謂先生曰：「有匕首否？」先生曰：「有。」於是出匕焉。丈人曰：「先生使強匕摘其狼！」先生猶豫未忍。丈人撫掌笑曰：「禽獸負恩如是，而猶不忍殺之，子則仁矣，其如愚何！」遂舉手助先生操刀共殪狼棄道而去。

由是觀之，其為人也，而不能以報恩者，是亦狼矣。何以人而不如狼乎？

筆辯論

班超歸自西域，止於洛陽，閉門養疾，無所逢迎。有一儒生，銳首而長身，款扉投謁，自稱故人。門者辭曰：「君侯久勞於外，精神消亡，不樂於應接，雖公卿大夫，猶不得望見顏色，安問故人！」生聞之，顰然變色，毛髮竦豎，排門而入，即謂超曰：「子當壯年，激功速利，馳志異域，棄我如屣，跨躍風雲，一息萬里，子固絕我矣，而我與子未嘗絕也。凡子之建功名、享爵位、耀於今而垂於後者，我與有勞焉。子不德我，乃待我以不見乎？」

超聞之，瞿然而視，且怒且疑，與之坐而問之：「子欺我哉！逢掖之士，淹寂窮廬，游詠術藝，呻吟典謨，研朱漬墨，占畢操觚，自厭百家，腕脫大書；若史遷發憤於紀傳，伏生皓首於遺經，董子下帷而講授，劉向閉門而研精，相如托諷於詞賦，揚雄覃思於《法言》，彼皆收功於既死之際，成名於隔世之間，樂為迂闊，往而不反，故汝得以揚眉吐穎，含毫銳思，或逞才以效能，或，才離藻而綺靡，寫幽思於尺素，垂空言於百世，雖聖智之有餘，諒非爾而菲濟，僕誠不與吾子立，故逃爾而遠逝。於是要一具之劍，擁豐特之旄，左執鞭弭，右屬革建橐，射泓玄之流，招劇季之豪，望蒲類而北向，逾流沙而西涉，鳴鐸伊吾之野，飲馬長城之窟，羈名王子轡組，膏猶豪於鐵鉞，橫四校於龍堆，出九死於虎穴。但見千車雲屯，萬騎雲合，矢如彗流，戈如雷逝，紛紛紜紜，天動地跼，智者為之愚，勇者為之怯。設於是時，固已銷鋒劍跡，顛倒筐篋，聞鉦鼓而迫遁，望羽檄而膽，又豈能出一奇、畫一，以相及哉？夫名不可以虛得，功不可以幸取，勞之未圖，報於何有？」

生乃卓然起立，進而言曰：「吾聞大功無形，大利難名，仁人垂德於上報，志士弛榮而不爭。凡我之功，遠者、大者、人所共知，不待緼纒，近在子身，何獨未喻？子游京師，困於逆旅，與我傭書，來其官府，握手終日，未嘗厭汝。工汝字書，順汝批使，成汝文章，通汝志意。仰事俯畜，皆我是賴。及為令使，掌書蘭台。晨入暮出，必與汝偕，言無汝違，行無汝乖。夫何一旦絕已固之交，結無信之友，壞可成之功，造難就之計；舍聖賢這業，操不祥之器，乘機蹈危，以徼一時之富貴？然我備圖封官之勳，忍投地之恥，將全汝交，未即背棄。若乃戎車竟野，伏鉞瞻師，文告之修，我記汝詞。虎符尺籍，有所征發，我傳汝信。應期而告，或移書而

安文，或安屯而數實，或計功於幕府，或通信於鄰國，凡此多端，匪我弗克。汝在於墨，上書乞兵，我寫汝心，卒獲所請。汝厭西上，情懷百首，泣血騰章，實我所摹。汝姊陳詞，悲歎激切，感動天子，實我所書。既而，還旅窮荒，懸車帝裡，微我之惠，何以及此？雖然，此特其小小者耳。其夫鋪張鴻休，潤色弘烈，書之施常，列之簡冊，使汝得以流芳聲、騰茂實，光明融顯，千載而不滅者，春功豈易易哉？今子徒欲誇淺近之效，忘本原之義，是何異於始皇之疏杰，而平原之木遂也！」

超乃吁嗟失容，意若有避。生曰：「未也。願安汝聽，少窮我臆。昔汝先君，間關抵蜀，我在童髦，資其簡牘。逮汝兄固，父書自續，念我前功，復見汝錄。我乃竭其管見，投以寸心，道葉膠漆，利同斷金。相其成書，蔚為詞林。向使固不互其德，背好忘故，改行易業，效尤於汝，則孰為之綴詞，秉翰以成其製作哉？且夫萬里封侯，立功異域，榮則榮矣，孰與夫論道屬書，為世儒宗，以間父之績？薄伐西戎，恢我疆土，忠則忠矣，孰與夫繼代作史，勒成一家，以佐漢之光？向使戎敵之人，或神巫之言，悼斬使之恥，獸心塗躍，狙詐叢起，吾將見汝膏身縣度之墟，暴骨棄之於野，生為囚俘，死為夷鬼，又安敢望青紫乎？故子常鄙我而不用，我亦笑子身勤而事左，勞大而功細也。」

超聞期言，乃免首流汗，揖客門外，自愧不學，卒以漸死。

虬鬚叟傳

呂用之在維揚日，佐渤海王擅政害人。中和四年秋，有商人劉損，挈家乘巨船自江夏至揚州。用之凡遇公私來，悉令偵覘行止。劉妻裴氏，有國色。用之以陰事下劉獄，納裴氏。劉獻金百兩免罪，雖脫非橫，然亦憤惋，因成詩三首曰：

其一

寶釵分股合無緣，魚在深淵日在天；
得意紫鸞休舞鏡，斷蹤青鳥罷銜箋。
金杯倒覆難收水，玉軫傾削懶續弦；
從此靡蕪山下過，只應將淚比黃泉。

其二

鸞辭舊伴知何止，鳳得新梧想稱心；
紅粉尚存香幕幕，白雲將散信沉沉。
已休靡琢投泥玉，懶更經營買笑金；
願作山頭似人石，丈夫衣上淚痕深。

其三

舊嘗游處偏尋看，睹物傷情死一般；
買笑樓前花已謝，畫眉窗下月空殘。
雲歸巫峽音容斷，路隔星河去住難；
莫道詩成無淚下，淚如泉滴亦須乾。

詩成，吟詠不輟。因一日晚，憑水窗，見河街上一虬鬚老叟，行步迅速，骨貌昂藏，眸光射人，彩色晶瑩，如曳冰雪，跳上船來，揖損曰：「子衷心有何不平之事，抱鬱塞之氣？」損具對之。客曰：「只今便為取賢閣及寶貨回，即發，不可更停於此也。」損察其意必俠士也，再拜而啟曰：「長者能報人間不平，何不去蔓除根，豈更容奸黨？」叟曰：「昌用之屠割生民，奪民愛室，若令誅殛，固不為難，實愆過已盈，神過怒，只候冥靈聚錄，方合身百支離，不唯難及一身，須殃連七祖為君取其妻室，未敢適越神明。」

乃人呂用之家，化形於斗拱上，叱曰：「呂用之違背君親，持行妖孽，以苛虐為志，以淫亂律身。仍於喘息之間，更慕神仙之事。冥官方錄其過，上帝即議行刑。吾今錄爾形骸，但先罪以所取劉氏之妻，並其寶貨，速還前人。倘更悅色貪金，必見頭隨刀落。」言訖，鏗然不見所適。

用之驚懼，遽起焚香再拜。夜遣幹事並齎金及裴氏還劉損。

損不待明，促舟子解維。虬鬚亦無跡矣。

俠婦人傳

董國度字元卿，饒州人，宣和六年進士第，調萊州膠水簿。會北兵動，留家於鄉，獨處官所。中原陷，不得歸，棄官走村落，頗與逆旅主人相得。念其貧窮，為買一妾，不知何許人也。性慧解，有姿色，見董貧，則以治生為己任。罄家所有，買磨驢七八頭，麥數十斛，每得麵，自騎入市鬻之。至晚，負錢以歸，如是三年，獲利益多，有田宅矣。

董與母妻隔別滋久，消息皆不通，居常思戚，意緒無聊。妾叩其故。董愛已深戚，不復隱，為言：「我故南官也。一家皆在鄉裡，身獨漂泊，茫無歸期。每一想念，心亂欲死。」妾曰：「如是，何不早告我？我兄善為人謀事，旦夕且至，請為君籌之。」

旬日，果有客，長身虬鬚，騎大馬，驅車十餘乘過門。妾曰：「吾兄至矣。」出迎拜，使董相見，敘姻戚之禮。留飲。至夜，妾始言前事，以屬客。是時虜令：「凡宋官亡命，許自陳，匿不言而被首者，死。」董業已漏泄，又疑兩人欲圖己，大悔懼，乃給曰：「毋之。」客忿然怒，且笑曰：「以女弟托質數年，相與如骨肉，故冒禁欲致君南歸，而見疑如此，倘中道有變，且累我。當取君告身與我，以為信。不然，天明執告官矣。」董亦懼，自分必死，探囊中文書，悉與之。終夕涕泣，一聽於客。

客去。明日，控一馬來，曰：「行矣。」

董請妾與俱。妾曰：「適有故，須少留。明年當相尋。吾手制一衲袍贈君，君謹服之，唯吾兄馬首所向。若返國，兄或取數十萬錢相贈，當勿取。如不可卻，則舉袍示之。彼嘗受我恩，今送君歸，未足以報德，當復護我去，萬一受其獻，則彼責已塞，無復護我矣。善守此袍，毋失也。」董愕然，怪其語不倫，且慮鄰裡知覺，輒揮淚上馬，疾馳到海上，有大舟臨解纜，若髦後登。

遽南行，略無資糧道路之費，茫不知所為。舟中奉侍甚謹，具食，不相同詢。

才達南岸，客已先在水濱，邀請旗亭、相勞苦，出黃金二十兩，曰：「以是為太夫人壽。」董憶妾語，力辭之。客不可，曰：「赤手還國，欲與妻子餓死耶？」強留金而出。董追挽之，示以袍。客曰：「吾智果出彼下！吾事殊未了，明年挈君麗人來。」逕去，不返顧。

董至家，母、妻、二子俱無恙。取袍示家人，縫綻處金色隱然。拆視之，滿中皆箔金也。逾年，客果以妾至，偕老焉。

鍾情麗集（上）

時有辜生者，輅其名，本貫廣東瓊州人氏，丰姿冠玉，標格魁梧，涉獵經史，吞吐雲煙，其士林中之翹楚者也。一日，父母呼而命之曰：「爾有祖姑，適臨高黎氏，乃子奉朝廷命而為土官，即爾之表叔也。經今數載，音問杳然，疏問之甚也。孔子云：『親者毋失其為親，故者毋失其為故，』此人道之當然。即辰春風和氣，景物熙明，聊備微貨，代我探訪一度，以將意耳。」生唯唯聽命，收拾琴書，命僕僮佑哥從行。

生既至，人謁表叔，見之盡禮。乃引赴中堂，進拜祖姑暨嬸並諸兄弟，皆相見畢。於是諸親勞苦，再三詢及故舊，生一答之，盡恭且詳。乃館生於西廡清桂西軒之下。

明日侵晨，踵春暉堂，揖祖姑，適瑜侍焉，將趨屏後避生，祖姑止之曰：「四哥，即兄妹也，何避嫌之有？」瑜得命，即下階與生敘禮。生奇視之，顏色絕世，光彩動人，真所謂入眼平生未曾有者也。

厥後，祖姑甚鍾愛生，晨昏命生與瑜侍食左右。一日，謂生曰：「諸生久失訓誨，汝叔屢求西賓無可意者。幸子之來，姑捨此發蒙，一二年間回，不晚矣，」復顧瑜曰：「四哥寒暑早晚但有所求，汝一切與之，勿以吝嗇。」女唯唯聽命。生亦拜謝。然生雖慕瑜娘之容色，及察其動靜有常，言詞簡約，生心知，不敢有犯，又以親情之故，不敢少肆也。

表叔擇日設帳，生徒日至，雖注意於書翰之間，而眷戀之心則不能遏也，累累行諸吟詠，不下二三十首。不克盡述，特揭其尤者，以傳諸好事者焉。是夜，坐舒懷二律，詩曰：

連城韞匱已多時，恥效荆人抱璞悲；
白璧幾雙無地種，靈台一點有天知。
青燈挑盡難成夢，紅葉飄來不見詩；
寂寂小窗無個事，娟娟斜月射書幃。

又：

多愁多病不勝情，悵味蕭然似野僧；
綠綺有心知者寡，箜篌無字夢難憑。
帶寬頓覺詩腰減，身重應知別恨增；
獨坐小窗春寂寂，感懷傷遇思匆匆。

一日，生命侍僮佑哥問瑜娘取檳榔，遂以蠟紙封蜜釀者十顆饋生，並標書於其上曰：「進御之餘，敬以五雙奉兄，伏乞垂納。」生但謂其有容色，不意其亦識字也，見之，大悅曰：「西廂之事，可得而諧矣。」乃制《西江月》一詞，命佑哥持以謝云：

「蠟紙重重包裹，彩毫一一題封。謂言已進大明宮，特取餘甜相奉。口嚼檳榔味美，心懷玉女情濃。物雖有盡意無窮，感德海深山重。」

生情不能已，復繼之以詩曰：

有美蘭房秀，嫣然迴不群；
清才謝道韞，美貌卓文君。
秋水娟娟月，春空藹藹雲；
何當階下拜，珍重謝深恩。

女見之，微微而哂，就以雲箋裁成小簡以復云：「感承佳作，負荷良多，第以白雪陽春，難為和耳。」生得此簡，歡喜欲狂，不覺經史之心頓放，花月之思愈興，他無所願也，惟屬意瑜娘而已。朝夕求問尋便，欲以感動於瑜。然瑜馴謹穩實，生挑之，不答；問之，不應，莫得而圖之。

一夕，月初出，叔嬸會飲於漱玉亭上，命使女召生。生以手揮之，使先行，生徐徐後至蘭房東軒之隅碧桃樹下，遇瑜獨歸。生曰：「五姐何歸之速耶？」瑜曰：「倦矣，故歸。」生曰：「久懷一事，欲以相聞，不識可乎？」女以他辭拒之，曰：「昨承佳作，健羨，健羨！」生曰：「不為是也。」女不答而去。生大慚，悵悵而赴宴，半酣而回。自是桃下之遇，不果所懷，遂制平韻《憶秦娥》以泄悵快之意云：

「憶秦娥，憶秦娥，無意奈渠何！一場好事，從此蹉跎茫茫日月如梭，悠悠光景逐流波。花天月地，畢竟閒過。」

一日，生在外館，女潛入其所居之軒，發其書笥，見所作之詩詞，知生之意有在也，默記歸錄，至「白璧」「靈台」之句。感歎移時，及察見生之容色變常，飲食減少，頗憐之焉。

一夕，女晚繡綠紗窗下，生行過窗外，偶念周美成詞「些小事，惱人腸」之句，瑜隔窗問曰：「四哥何事惱愁腸也？盍為我言之？」生曰：「子自思之。」女曰：「兄欲歸乎？」生曰：「不然。」女又曰：「兄思兄之情人乎？」生又曰：「非也。」女又曰：「春寒逼兄耶？」生曰：「非寒也，愁也。」女曰：「何不撥之乎？」生曰：「誰肯與我撥之？」女笑而不答。生欲進而與之語，自度不可，於是退居軒間，思向者窗前之言，乃作《花心動》詞以識其事：

「萬緒千端，惱人腸肚事，有誰共說？多麗多嬌，有意有情，特地為人撩撥。綠紗窗晚珠簾捲，繡牀上描花模月。如簧語，一聲才歇，千愁頓雪。惟恨衷腸未竭。空惆悵，歸來又成間絕，一片乍滅，千種仍生，擁就心頭如結。琴心未必君知否，何日也，山盟同設？休猜訝，不是狂蜂浪蝶。」

生命侍僮持以示女。女覽之，擲地曰：「我本無此意，四哥何誣人也！」僮歸以告。生殆無以為懷，乃於軒之西壁墨一鶯，後題一絕於上云：

遷喬公子匯金衣，獨自飛來獨自歸。

可惜上林如許樹，何緣借得一枝棲？

見者謂其題鶯，殊不知其托意於其中也。

一日，瑜之侍妾王皇桃偶過生軒，歸謂瑜娘曰：「向來見西邊軒裡瓊州官人畫一鳥於壁上，甚是可愛。」瑜因伺生出，遂抵生軒，玩索良久，知其意也，乃作一詞，書於片紙之上，置於几間而歸。詩曰：

金衣今已換人衣，開口如啼卻不啼；

自是傍牆飛不起，休悲無樹借君棲。

生歸，見瑜所和之詩，正想象間，忽見絳桃持一簡至。生視之，乃《喜遷鶯》之詞也。

「嬌癡倦極，御柳困花柔，東風無力。桃錦才舒，杏花又褪，種種惱人春色。不恨佳期難遇，惟恨芳年易。不堪據處，有東流游水，西沉斜日。記得此意，早築盟壇，共定風流策。也不難，愁更休煩夢，務要身親經歷。欲使情如膠漆，失使心同金石。相期也，在西廂待月，藍田種壁。」

生得此詞，大喜過望，願得之心逾於平昔，每尋間，便思與女一致款曲，終不可得。

後二日，表叔赴縣，孀又寧歸，女乃潛出，直抵生軒。生偶輟講而歸，適瑜在焉。揖而謝曰：「往日之詞誠能踐之，雖死無憾。」瑜曰：「前詞聊以寬兄之意耳，豈有他哉？」生曰：「所以『身親經歷』者，果歷何事耶？」女不答，遂欲引去。生掩窗扉而阻之，因謂瑜曰：「輅自二月來抵仙鄉，今則莢已三更矣。自從見卿之後，頓覺魂飛魄散，廢寢忘餐，奈何無間可乘。今蒙下顧寒窗，而輅偶出適歸，抑且不先不後，豈非天意乎？而卿又欲見拒，此輅之所深不識也。」瑜曰：「兄言良是，妾豈不知而為是沽嬌哉？抑以人之耳目長也。」生曰「為之奈何？」瑜曰：「俗言心堅石也穿，但遲之歲月而已。」生曰：「青春易擲，若遲之以歲月，豈不錯過了時節哉！」瑜曰：「妾，女子也，局量偏淺，無有深謀遠慮，在兄之圖之，則善矣。」言未已，忽聞眾聲喧嘩，遂遁去，不得再語。生乃制《浣溪沙》以記其事云。歌曰：

雲淡風輕午漏遲，晝餘乘興乍歸時；忽驚仙子下瑤池，有意鶻鶻窗下語；無端百舌樹梢啼，教人如夢又如癡。

一日，生陪叔孀宴於漱玉亭中，生辭倦先歸。和樂堂側聞有諷誦聲，生趨視之，見瑜獨立薔薇架下，拂拭落花。生曰：「花已謝落，何故惜之？」女曰：「兄何薄倖之甚耶？寧不念其輕香嫩色之時也？」生曰：「輕香嫩色時不能佇賞，及其已落而後拂之而惜，雖有惜花之心，而無愛花之實，與薄倖何異？」女不答。生曰：「往日『圖之』一言何如？」女曰：「在兄主之，非妾所能也。」忽覺人聲稍近，遂隱去。一生作《減字木蘭花》勸慰其實焉。

「小亭宴罷，偶到薔薇花架下，忽驚蘭香，獨立花陰納晚涼，手拈花瓣，輕輕整頓頻頻看，花落開，厚薄之情何異哉！」

又一夕，叔孀俱赴鄰家飲宴，生獨視軒中，悵悵然若有所失正憂悶間，忽見瑜娘掀扉而入，謂生曰：「兄何憂之多耶？」生曰：「愁何兄惜，但腸斷為可惜耳。」女曰：「何事腸斷？」生曰：「盡在不言中。」女曰：「妾試為兄謀之。」生曰：「卿言既許矣，不可只作一場話柄，恐斷送人性命。惟子圖之。」女曰：「兄尚不念圖，況妾乎？」生曰：「輅圖之熟矣。」女指牆，謂生曰：「奈此何？」生曰：「事至如此，雖千仞之山，尚不足畏，數仞之牆，何足道哉！」女曰：「所能圖者，其計安出？」生乃以扇指示所達之路。女曰：「是不言也，妾之一心，惟兄是從而已。事若不遂，當以死相謝。第恐兄之不能踐言耳。」生以手抱瑜，欲求合歡，女不從。正反覆間。忽聞叔孀回，遂出迎接。次日，生乃作《鳳凰台上憶吹簫》之句以示女云：

「水月精神，乾坤清氣，天生才貌無雙。算來十洲三島，無此嬌娘。堪笑蘭台公子，虛想像，賦詠《高堂》。何如花解語，玉又生香。茫茫！今宵何夕，親曾見女娥，降下紗窗。又以將合，風雨來訪。記得何時，約言難踐，空愁斷腸。腸斷處，無可奈何，數仞危牆！」

生念瑜娘之言，欲實其心，奈何無路可達。因自思之：「惟有得向春暉堂安寢，則身可通矣。」遂稱病不起。表叔省之，生詐之曰：「近來數夜臥此軒間，才瞑目，便見鬼魅或牛頭馬面等來相擊鬧，心甚怖焉。但以精神恍惚所至，不以為意。昨夜又夢一長牙者，語余曰：『明日大王來請你，你勿復起。』不覺今日身體沉重，不能起也。」叔聞此語，大驚，遂移之東軒，命其小子名銘者伴生寢焉。生思念：「本欲設計尋人中堂，只得移向東軒，無以異於西軒也。」至夜半，佯狂大叫。舉家驚視，生良久始言曰：「向見一人冠黃巾，同昨所見長牙者坐，罵余曰：『我叫你莫起，你強要起！』黃巾者曰：『大王請先生去作平賊露布耳，無他也。』言未已，又見一紅髮尖嘴者至，曰：『連忙去，無羈滯。』將促余出，我與京力敵良久，喜諸人起來，散去，不然，被伊捉去矣。」祖姑聞言大驚，令請良巫祈禳。生乃厚賂巫者，命伊言曰：「若在此宿臥，恐性命難保。除非移入中堂，則無事矣。」彼時即移生入中堂。生病漸安，日則肄業於軒間，夜則歸宿於堂上。

一日，夜靜，生步入蘭房西室之前，正見瑜於月桂叢邊焚香拜月，生立牆陰以聽之。吟：

爐煙裊裊夜沉沉，獨立花間拜太陰；

心事不須重跪訴，女娥委是我知心。

瑜吟訖，突見生至，且驚且喜曰：「聞兄被魅，今安能到此耶？」生曰：「若非被魅，安能得此會乎？」乃相與攜手入室，明燈並坐，生熟視之，容貌愈嬌，肌膚愈瑩，情不能忍，乃曰：「我腸斷盡矣。」欲挽女以就枕。女堅意不從，曰：「妾與兄深盟密約，惟在乎情堅意固而已，不在乎朝朝暮暮之間也。苟以此為念，則淫蕩之女者也。淫蕩之女，兄何取焉！」生曰：「卿雖不從，輅之至此，設使他人知之，寧信無他事也？」女曰：「但秉吾心而已。」生雖不能自持，然見其議論，生亦喜其秉心堅確，不得已而從，遂相與坐談。女曰：「妾嘗讀《鶯鶯傳》《嬌紅記》，未嘗不掩卷歎息，但自恨無嬌、鶯之姿色，又不遇張生之才貌。見兄之後，密察其氣概文才，固無減於張生，第妾鄙陋，無二女之才也。」生曰：「卿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且當時鶯鶯有自選佳期之美，嬌紅有血漬其衣之驗，思惟今日之遇，固不異於當時也。而卿之見拒，何耶？抑亦以愚陋之跡，不足以當清雅之意耳，將欲深藏固蔽，以待善價之沽焉？」女正色而言曰：「妾豈不近人情者，但以情慾相期美滿於百年也。假使今日苟圖片時之樂，玉壺一缺，不可復補，合巹之際，將何以為質耶？」生曰：「此事輅任之，勿慮也。但不知此不足以大情之交乎，卿請勿疑。」女曰：「諺語有云：『但得五湖明月在，不愁無處下金鉤。』正此之謂也。兄自此勿復舉矣。」生興稍闌，乃口念《菩薩蠻》以贈之



不緣色膽如天大，何緣得入天台界？辜負阮郎來，桃花不肯開。芳心空一寸，柔腸千萬束。從此問花神，何常苦逼人。

女亦口念《西江月》以答生云：

「借問朝雲暮雨，何如地久天長」慇懃致語示才郎，且把芳心頓放。苦戀片時歡樂，輕飄一點沉香，那時三萬六千場，樂汝無災無障。」

生自後每遇瑜娘，委道百端，略不經意，一見生有異志，則正言厲色以拒之。又作《望江南》詞以示生焉。

「堪歡寶到碧紗廚。一寸柔腸千寸斷，十回密約九回孤，夜夜相支吾。駒過隙，借問子知乎？弱草輕塵能幾許，癡雲閣雨待何如，後會恐難圖。」

生情不能已，復繼之以詩一絕云：

青鸞無計入紅樓，人到紅樓休又休；

爭似當初不相識，也無歡喜也無愁。

女見此詩，笑曰：「兄豈不喻往夜之言乎？」生曰：「余豈不喻？但以興逸難當，姑排遣之耳。」暨晚，生歸獨坐，自思：「費盡心機，得達女室，終不見從，必無意於己也。」

至夜，復思：「不如與女作別。」至，則長吁短歎，憑几而臥，終不與女一言，問之亦不答，百般開喻，逼勒再三，始一啟口曰：「我今夜被你斷送了也。」女大悟，謂生曰：「兄果堅心乎？」生曰：「若不堅心，早回去矣。」因呼碧桃添香，呼生共拜於月下，祝曰：「妾瑜，生居深閨，一十七歲於茲矣。今夕以情牽意絆，不得已，以千金之體許之於情人辜輅者，非惟有愧於心，亦且有愧於月也。敬以月下共設深盟，期以死生不忘，存亡如一，無負斯心，永遠無也。苟有違者，天其誅之。」祝罷，挽生就寢，因謂生曰：「妾年殊幼，枕席之上，漠然無知，正昔人所謂『嬌姿未慣風和雨，吩咐東君好護持』。望兄見憐，則大幸矣。」生笑曰：「彼此皆然。」遂相與並枕同衾，貼胸交股。春風生繡帳，溶溶露滴牡丹開；檀口香腮，淡淡雲生芳草溫。曲盡人間之樂，不啻若天上之降也。雖鴛鴦之交頸，鸞鳳之和鳴，亦不足形容其萬一矣。輾轉之際，不覺血漬生裙，乃起而剪之，謂生曰：「留此以為他日之驗。」生笑而從之。女以口念《虞美人》詞以贈生云：

「平生恩愛知多少，盡在今宵了。此情之外更無加，頓覺明珠減價玉生瑕。霎時喪卻千金節，生死從今決。祝君千萬莫忘情，堅著一鉤新月帶三星。」

生亦口念《菩薩蠻》以贈女云：

「春風桃李花開夜，燭燒鳳蠟香燃麝。魚水喜相逢，猶疑是夢中。

感情良不少，報德何時了。細君問鴛鴦，何人解此情？」

瑜得生詞，謝曰：「妾今溺於兄之情愛中，故至喪身失節，殊乖禮法，非緣兄亦不至此也。幸為後日之圖，則妾之所托亦至此矣。」生曰：「五姐千金之身為我而喪，猶當銘肝鏤骨以報子之深恩矣，豈肯負月下之盟耶？」

自後生夜必至。一夕，謂女曰：「我以親托於門下，人皆罔知，誠恐日此事彰聞，親庭譴責，何顏重上春暉堂乎？」瑜曰：「妾雖女流，亦頗知禮，豈不知韞櫝之可嘉，失節之可醜乎！以子之情牽意絆，以至於斯，倘他日事情彰明，尋奉巾櫛於房幃之中。事若不果，當索我於黃泉之下矣。」遂相與泣下數行。又一夕，生復赴約，女目生良久，曰：「觀子之容色辭氣，決非常人，他日得侍房幃，則雖不得為命婦，亦不失為士夫之妻耳。苟流落俗子手中，縱使金玉堆山，田連阡陌，非所願也，惟兄之是從而已。」生感其節義，作詩以贈之：

水月精神冰雪肌，連城美壁夜光珠；

玉顏偏是蟾宮有，國色應言世上無。

翡翠衾深春窈窕，芙蓉褥軟繡模糊；

何當喚起王摩詰，寫出和鳴鸞鳳圖。

女亦吟一律以答生云：

深感陽和一氣噓，吹開玉砌未生枝；

合歡幸得逢青史，快睹曾應失紫芝。

碧沼鴛鴦交頸處，妝台鸞鳳下來時；

此情共誓成終始，莫把平生雅志虧。

初，瑜父選民間女之豔色者以為媵，得八人焉。分四與瑜：曰碧桃，曰絳桃，曰仙桃，曰小桃；分四與瓊：曰臘梅，曰月梅，曰紅梅，曰素梅。父命母誨之。自瑜交通生後，四桃心懷憂懼，惟恐事泄，罪及於己。一日，四桃上書諫曰：

「娘子生長名門，深居幽閨，世榮封襲，家極華腴，況兄神態芳菲，懿德清淑，才華充瞻，妙手精工，芳名洋溢乎三洲，美譽昭彰於十邑。尚不保身律己，卻乃失節喪身，理義有虧，彝倫敗攸倘或閨中事露，門外風聞，非惟有損於己身，抑且玷辱於父母。親庭譴責，他人笑譏，名節蕩然，性命難保，誠恐楚國亡猿，禍延林木，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。後悔難追，噬臍莫及。苟能先事改過自新，勿蹈前非，待時而動，則娘子幸甚，妾輩亦幸甚！」

瑜得書，覽畢，喟然歎曰：「爾言良是，但余以死許辜生，背之不祥。今日之事，其咎在余，諒必不相累也。」碧桃曰：「其然，豈其然乎！娘子若不自新，我輩終當去矣。」瑜泣而諭之曰：「余與辜生牽情溺已而成痼疾，身可死而情不可解也。雖蘇張更生，不能移吾之初志耳。汝欲去之則去。」四桃同泣而應之曰：「妾輩侍奉閨幃，已非一日。娘子開心見誠，推恩均惠，感戴不已，補報無由。倘若事露，娘子捐身，妾輩安能獨存哉？誓必不相負也。」乃相抱啼噓而泣。久之，拭淚吟詩一首，以釋悶云。至暮，生至，女乃出所吟詩並四桃所諫書以示。生讀之赧然。詩曰：

一輪明月本團圓，才被雲遮便覺殘；

欲把相思從此絕，別君容易望君難。

自後，暮聚曉散九月餘，溫存纏綿之情，益以加矣。不覺大火西流，金風又起。父母以生久別，遣僕持書促歸甚急。生得書，言之叔孀，治裝行為歸計。生至夜復抵女室。告以將別之由。二人不忍相別，悲不能已。女泣久之，拭淚曰：「第無傷感，且盡細繆，未知後會何時也。」生曰：「我去三兩月，必至再來，子母勞苦構思成疾，此時暫別而已。」女吟詩一絕以別生云：

烏啼月落滿天霜，執手相看淚滿眶；
明月相如歸去也，文君從此倍淒涼。

又詩

秋雨梧桐葉落時，悲秋懷抱正淒淒。
多情自古傷離別，莫笑鶯鶯減玉肌。
生乃以玉耳環饋女，並留題一絕云：
黃雀銜來已數年，別時留取贈嬋娟。
莫將閒事勞心曲，常把佳音在耳邊。

暨晚，生以他事不果行。至夜，女命侍女以白金十錠、青布四端，花巾二十條，裙帶二十雙並詞一闕以贖生。詞名《柳梢青》：
「南陌花殘，西廂月暗，風雨淒淒。見說君歸，頓鬆金釧，暗減玉肌。吁嗟後會難期，將何物，表人別離。萬斛離愁，千行情淚，兩地相思。」

生亦立綴排十韻，以贈女別云：

「驅馳來戚裡，特地探仙鄉。推館開紗帳，攔階隨雁行。二天恩不斷，一德感難忘。況復兼葭質，親陪蘭蕙旁。塵埃沾潔節，襟袖染餘香。月下深明固，花邊思語長，絕勝魚得水，何異鳳求凰。只謂歡娛永，誰知歸思忙，百年終有在，一旦不須傷。若問重來日，花黃與菊香。」

生別，至家後，行止坐臥，無非為女記憶也；經書、家事，略不介意，終日昏昏而已。先是，城之西北隅有林曰「邁游」，山明水秀，多生佳麗。有名小馥者，字微香，亦美麗超群。其欲有紡紗場之習，生嘗游收其間，與之亦相好也。生有詩以贈之曰：生長茅茨在邁游，微香兩字動炎舟；

玉般溫潤千般馥，花樣嬌妍柳樣柔。
巧笑千金蘇氏小，清歌一曲杜家秋；
也知好事人人愛，不可明知但暗求。

微香緝知生歸，意其必訪己也，日日候待，杳無消息；疑其必有他遇而忘己也，仍效溫飛卿體作《懊恨曲》以怨之云：

「蓮藕抽絲哪得長？螢火作燈哪得光。薄倖相思無實意，可憐蝶粉與蜂黃。君何不學鴛鴦鳥，雙去雙飛碧紗沼。蘭房白玉尚縹緲，何況風流雲雨了。大堤男女抹翠娥，貴財賤德君知麼？夭桃濃李雖然好，何以南山老桂柯。悠悠萬事回頭別，堪歎人生不如月。月輪無古亦無今，至今長照丁香結。」

微香親書於鸞箋之上以寄生。適生之友王仲顯與生檢閱詩書，得此曲，問：「誰之筆也？」生以實告。遂與王生共探之，微香以生久別，見生大喜，而生憂悶之心淒然可掬。微香以王生在彼，亦不敢詰生。

至夜，王生倦而寢矣。微香謂生曰：「自從君之別妾也，不覺烏兔沉東西矣，而妾思君之心不啻若大旱之望雲霓也，深藏固蔽以待君久矣。近聞君歸，喜動顏色，思得一見而無由。今夜既蒙垂顧，正當繾綣以償契闊之情，而君之短歎長吁，愀然不樂，何也？豈非疑妾有外意，抑亦君有外遇乎？」生曰：「感君之情，亦已多矣。奈何以新變故易，以故變新難。」微香笑曰：「妾之言果不差矣。君盍均而惠乎？」生不答。微香曰：「君寓臨邑，所寓者得非臨邑之人乎？」生曰：「然。」復問：「女為誰名？何氏之女也？」生不肯言。再三逼勒，良久，始言曰：「子亦我之情人也，語之何害。子宜秘之，勿言其姓名於人，斯可矣。」微香指燈而言曰：「我若違子之祝，有如此燈。請言之，勿慮也。」生乃曰：「黎氏，名瑜娘，字玉真。」微香歎息而言曰：「此女無雙也。其面圓而光，其質富而溫，其目淡而澄，其聲清而婉，果然乎？」生曰：「子之言，若親見也。何以知之？」微香曰：「妾之表親有善穿珠者，前日往臨高，知黎土官宅有此人。且聞其善詩，有作贈君否？」生乃誦其《柳梢青》與微香，微香擊節歎曰：「才貌兼全，真天上之人也。子之視我如土芥，宜乎！」乃綴《滿庭芳》一闕以贈生：

「月下歌聲，風前愈覺，遙思當日風流，枕邊言語，尤記在心頭，玉佩玳瑁，別後空惆悵，永巷閒幽。行雲去，才離楚岫，卻又入瀛洲。仙境裡，奇逢妹麗，端好綢繆。羨金桃玉李，鳳偶鸞儔。一個文章清雅，一個體態嬌柔。誰念我，雕欄獨倚，一日似三秋。」

生觀訖，答謝曰：「余受卿之情不為不多，負卿之罪不為不少。」立綴《木蘭花》一闕以答之：

「念當時行樂，烏乍落，兔乍生，向花下重門，柳邊深巷，弄笛三聲。簫聲斷，柴門啟，見花顏玉臉笑相迎。喜氣春風習習，歌喉山溜泠泠。自從別後阻歸程，非是我無情。奈故思漫漫，新歡款款，誓下深盟。情已固，心意誰評？從今長揖謝芳卿。腸斷紡紗場上，月輪依舊光明。」

明日，生與王仲顯回歸。抵家後，因念微香之語，乃賦長歌一篇以貽之云：

「我生幸值昇平時，春風和氣長熙熙。幸今喜在繁華地，山水清佳人秀麗。此生此世豈徒然。好展情懷樂所天。不須貪富貴，何必求神仙。萬歲虛生耳，縱有千金亦須死。世間萬事非所圖，惟慕嬌嬈而已矣。君不見卓文君，至今千載芳名傳。古人今人同一致，有能逢之亦如是。人生年少不再來，人生年少早開懷。黃金買笑何足吝，白壁偷閒休更猜。我曹不是風流客，懶向金門獻長策。腳踏遍海天涯，久慕傾城求未得。親家有貌傾長城，養在閨門十八齡。蕙性芳心真慧默，玉顏花貌最嬌婷。春山遠遠秋波淺，嫩筍纖纖紅玉軟。暗麝芬芬百合香，綠雲繞繞雙烏綰。上迫能字衛夫人，下視工詩朱淑真。柳絮才華應絕世，梅花標格更超群。雲閣霧閣深深處，羅幃錦帳重重貯。絕似女奴娥住廣寒，世人有恨無由睹。記得春光三月天，曾尋流水到桃源，春暉堂上分明見，晚繡窗前款語言。僮僕往來傳意緒，詩詞絡繹通情愫。數向花前密約時，同於月下深盟處。燭搖紅影照蘭房，香噴清煙襲象牀。一線枕痕生玉量。碧梧枝上鳳求凰。芳情百紐丁香結，真心一點薔薇血。個中頓覺兩心知，妙處偏難向人說。朝朝暮暮戀高唐，忘卻人間日月忙。回首白雲歸思切，金刀寸寸斷人腸。美滿恩情呻吟絕，消魂怕唱陽關疊。依依牛女隔星河，杳杳行雲歸楚峽。香羅玉帶又何時，惆悵西風淚濕衣。舊摺牽連推不去，新愁構結有誰知？惟有多情舊知己，每把甘言慰愁耳。素承佳惠感難忘，自覺違心漸不已。徐徐思後更思前，回首西風一悵然。應是前生曾結種，今生偏得美人憐。」

微香得此歌，以示其同伴，眾口稱誇，乃作手卷以贈生焉，名《雙美》，請畫圖於其首。微香又據妙思，作《並美序》一篇以冠其端，復繼之以長歌一篇，以傳好事者：

「瓊南人物傾天下，才子佳人兩無價。吳門越裡何足數，蓬島瑤池此其亞。畫堂重重閉廣寒，青馬總白馬躍金鞍，奇才美貌皆潘岳，膩體香肌盡弱蘭，弱蘭潘岳今何許，聽說瓊林鸞鳳侶，鳳友鸞朋絕世無，一雙兩好真無比，天與風流年少郎，聲名籍甚動炎荒，風流驥子麒麟種，繪句文章錦繡腸。生來灑落起塵俗，繡虎雕龍總入目，萬卷詩書千首詞，儒林聲價僉推獨。」

「清風明月四清香，勝景名山足遍經，曾向朱崖開絳帳，忽從戚裡遇嬌婷。嬌婷自是豪家子，長養綺羅叢隊裡。天上麗質自超群，百媚千嬌誰與比。水月精神冰雪肌，芙蓉如面柳如眉。春山淡淡橫蛾黛，夏玉鏗金滿箱帙。光風溜溜泛崇蘭，碧澗溶溶溜皓月。久擅芳名蕩海天，風流年少總誇妍。笑他有眼何曾見，羨子相逢豈偶然。偶然相逢真奇遇，時人哪得知幽趣。紅葉飄時傳麗情，緋花泛水知山路。直入蓬萊第一層，雲軒謁拜許飛瓊。鮫綃帕上題佳句，鵲尾爐前結好盟。黃鶯喚友遷喬木，丹鳳求凰棲翠竹。醉風芍藥暗生香，著雨夭桃紅杏肉。絕似女互娥降月宮，宛如神女下巫峰。蟠蟠月殿非人世，卻笑巫山是夢中。何似相逢明盛世，早能償此風流債。負茲通古通今才，遇此傾國傾城態。傾國傾城世無多，通古通今誰復過。絕勝蘭香伴張碩，宛然蕭史共秦娥。秦娥蕭史雖無比，不過如斯而已矣。天香國色產南方，不讓中州獨專美。嗟予與子素相知，記紡紗場夜月時。求作狂歌贊並美，聊傳盛事記佳期。」

生自別瑜娘之後，條爾斗柄三移，而相思之心常在目也。奈鱗鴻杳絕，後會無期。是月某日，適值祖姑生旦，乃托所親於父母曰：「某日祖姑誕辰，理當往賀。何吝四哥一行，而不使這往慶之耶？」父從之。次日，遂命生起行。

既至，表叔一家喜生再至，莫不欣然。於是復館生於清桂西軒之下。生遍視窗軒如故，詩畫若新，惟庭前花木有異耳。不勝舊游之感，遂吟近體一律以寓意云。詩曰：一年兩度謁仙門，前值春風後值冬。

草木已非前度色，軒窗還是舊遊蹤。
重臨桃柳三三逕，專憶高唐六六峰。
知是盟言應不負。虛言萬事轉頭空。

生至數日，不能與瑜一語。因設臥中之計，尚未克果，而祖之壽日屆矣。乃制《千秋歲令》一首以慶壽云：

「菊遲梅早，報道陽春小。坡老說，斯時好。北堂萱草茂，南極箕星皎。人盡道，群仙此日離蓬島。

寶日紅光耀，金獸祥煙裊。絲竹嫩，蟠桃老。永隨王母壽，卻笑 夭。畫堂年年，膝下斑衣繞。」

後一日，生侍祖姑於春暉堂上，忽見堂側新開一池，趨往視之，正見瑜倚牆而觀畫焉。生笑而言曰：「不期而遇，天耶？人耶？」瑜娘曰：「天也，豈人之所能也。不期然而然，非天而何？」遂挽生共坐於石砌之上，且曰：「此地僻陋，人跡罕到，姑坐此，徐徐而入可也。」遂相與訴其間闊之情、夢想之苦，自未及酉，雙雙不離。輒聞嬌喚之聲，女遂辭去，復顧生云：「自此路可以達妾室，兄其圖之。」生頷而歸館。

至更深夜散，生遂逾垣而入，直抵女室。時女已睡熟矣。生扣窗良久，女始驚覺，欣然啟扉相迓，謂生曰：「待兄久不至，聊集古句一絕，方憑几而臥，不覺酣矣。」生問：「詩安在？」乃出以示生。詩曰：

月娥霜宿夜漫漫，鬢亂釵橫特地寒；
有約不來過夜半，月移花影上欄杆。
生覽畢，亦口點律詩一首云：
再到天台訪玉真，入門一笑滿門春；
羅幃繡被雖依舊，璧月瓊枝又是新。
可喜可嘉還可異，相恰相愛更相親；
何當推廣今宵事，永作天長地久人。
女亦和云：

洞房今夜降仙真，軟玉溫香滿被春；
慢說到離情最苦，且誇歡會事重新。
意中有意無他意，親上加親愈見親；
欲得此情常不斷，早尋月下檢書人。

自是，二人眷戀之情，逾於平昔。一日，生攜微香手卷示瑜，看未畢，怒曰：「祝兄勿多言，卻又多言！妾之名節掃地矣！」生解說百端，女終不與一言。後夜復往，堅閉重門，無復啟矣。女方悔已前非，咎生薄倖，終日閉門愁坐，對鏡悲吟，一二日間才與生相見，見之亦不交半語。凡半月間，生不能申其情，悵悵滿懷，大失所望，乃述近體一律以示之。詩曰：

巧語言成拙語言，好姻緣作惡姻緣；
回頭恨捻章台柳，赧面慚看大華蓮。
只謂玉盟輕蕩泄，遂教鈿誓等閒遷；
誰人為挽天河水，一洗前非共往愆！

女玩味良久，始笑曰：「兄寓此久矣，盍歸紡場之情人乎？」生曰：「卿何為出此言也？獨不記月下深盟乎？且輅當時不合失於漏泄，罪咎固無所逃矣。然古人有言曰：『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。』遽忍以往者之小過而阻來者之大事乎？」瑜拜謝曰：「兄之心金石不論，妾之怒聊以試兄耳。」亦續吟一律云：

一洗前非共往愆，從今整頓舊姻緣；
聲名蕩漾雖堪怨，情意慇懃尚可憐。
任是春光先漏泄，忍教月魄不團圓；
莫言幽約無人會，已被紗場作話傳。

自此之後，情好如初。一日，以前卷展開評論，瑜曰：「微之才調何如？」生曰：「卿乃天上之碧桃，月中之丹桂，彼不過微芳小豔而已，豈敢與卿爭妍媸也？正昔人所謂西施、王嬙爭洗腳臉與天下婦人鬥美者也。」女感其言，乃吟《長相思》詞一闋以戲生。詞曰：

「大巫山，小巫山，暮暮朝朝雲雨間，誰憐鳳偶閒？」

歌已闌，樂已闌，才向瑤台覓彩鸞，金波依舊團。」

一夕，天色陰晦，生與瑜待月久之，乃同歸室，席地而坐，盡出其所藏《西廂》、《嬌紅》等書，共枕而玩。瑜娘曰：「《西廂》如何？」生曰：「《西廂記》，不如何人所作也。記始於唐元微之，嘗作《鶯鶯傳》並《會仙詩》三十韻，清新精絕，最為當時文人所稱羨。《西相記》之權輿，其本如此與歟？然鶯鶯之所作寄張生：『自從別後減容光，萬轉千愁懶下牀。不為旁人羞不起，為郎憔悴卻羞郎。』如詩最妙，可以伯仲義山、牧之，而此記不載，又不知其何故也。且句語多北方之音，南方之人知其意味者罕焉。」又問：「《嬌紅記》如何？」生曰：「亦未知其作者何人，但知其間曲新，井井有條而可觀，模寫言詞之可聽，苟非有製作之才，焉能若是哉！然其諸小詞可人者，僅一二焉。子觀之熟矣，其中有何詞最佳？」瑜曰：「《一剪梅》。」生曰：「以余看之，似有病。」女曰「兄勿言，待妾思之……」曰：「誠有之。」生曰：「何在？」曰：「離有悲歡、合有悲歡乎！」生笑曰：「夫離別，人情之所不忍者也。大丈夫之仗劍對樽酒，猶不能無動於心，況子女之交者！其曰離有悲，固然也；離有歡，吾不之信也。至若會合者，人情之所深欲者也。雖四海五湖之人，一朝同處，而喜氣歡聲亦有不期然而然者，況男女交情之深乎？謂之合有歡，不言可知矣；謂之合有悲，吾未之信也。」瑜曰：「兄以何者為佳？」生曰：「『如此鍾情古所稀，吁嗟好事到頭非；汪汪兩眼西風淚，灑向陽台化作灰』一詩而已。」瑜曰：「與其景慕他人，孰若親歷自己？妾之遇兄，較之往昔，殆亦彼此之間而已。他日幸得相逢、當集平昔所作之詩詞為一集，俾與二記傳之不朽，不亦宜乎？」生感其意乃口占一曲，自歌以寫懷云。歌云：

「西江月上團團，錦江水上潺潺，荒墳貴賤總摧殘，回首真堪歎。回首真堪歎，可憐骨爛名殘。須要留情種在人間，付與多情看。待月情懷，偷香手段，這般人真好漢。想崔張行蹤，憶溫嬌氣岸，相對著腸頻斷。此情此意，我爾相逢豈等閒。須教通慣，休教明判，若還團團，且作風流傳。」

初交通後，收斂行蹤，無罅隙之議，故人無知者。因其再至，情慾所迷，罔有忌憚，一家婢妾，皆有所覺，所不知者，惟瑜父母而已，瑜亦厚禮諸婢，欲使緘口，奈何一家婢妾，皆欲白之。自度不可久留乃設歸計，尚未果也。忽一婢懼事露而罪及己，竊言之祖姑。祖姑以生之馴謹達禮，必無此事，反答其婢。自是眾口漸息，時又叔孀同寓別館，祖姑昏耄，不知防備，始大得計，略無畏懼之心，暮樂朝歡，無所不至。

一日，生與女同步後園晴雨軒中，徘徊觀竹，正談謔間，而瑜之弟黎銘值而見之。生大駭，恐言於叔孀，乃厚結銘心。初，生有一琴，名曰「碧泉」，平生所嗜好者，銘嘗問取，生不之與，至是而遺焉。雖得銘之歡心，然而諸婢切切含恨，惟待叔孀回而發其事。生自思其形跡不寧，「設使叔孀知之，負愧無地矣！」托以歸省，告於祖姑。祖姑固留之再三，生終不從，瑜夜潛出。與生別曰：「好事多磨，自古然也歡會未幾，讒言禍起，奈之何哉！兄歸，善加保養，方便再來，毋以間隙遂成永別，使設盟為虛言也。」因泣下而沾襟。生亦掩淚而別。女以《一剪梅》詞一闕並詩一首授生，曰：「妾之情意，竭於此矣。兄歸，展而歌之，即如妾之在左右也。」

「紅滿苔階綠滿枝，杜宇聲歸，杜宇聲悲。交歡未久又分離，彩鳳孤飛，彩鳳孤棲。別後相逢是幾時？後會難知，後會難期。此情何以表相思？一首情詞，一首情詩。」

又詩

萬點啼痕紙半張，薄言難盡覺心傷；
分明一把離情劍，刺碎心肝割斷腸。
生亦綴《法駕引》詞一首以別女云：

「歸去也，歸去也，歸去幾時來？峽口雲行仙夢杳，雨中花謝鳥聲衰。落葉滿空階。真個是，真個是惱人腸。沙上鴛鴦棲未穩，枝頭鸚鵡叫何忙。相對淚沾裳。須記得，須記得月前盟。料必兩人扶一木，莫移鉤月帶三星。了此此生情。」

女覽畢，謂生曰：「往者邁游諸女，所贈之詩，意甚忠厚，今將薄禮寄兄以饋之，可乎？」生曰：「可。」女乃命侍女取花巾十條、裙帶三十三雙，與生收訖。女含淚再拜而別。

生既歸家後，命僕以女所寄之物以遺紡紗微香。微香寄聲與僕曰：「寄語辜郎：彼豈不知趙姬之言乎？」僕歸以告。友王仲顯在焉，生微笑之。友曰：「何謂也？」「按《左傳》趙姬之事，趙姬曰：『好新慢故易』，微香特諷予也。」次日，復命僕持書以貽。微香展而視之，乃唐體詩一律：

寄與多情舊故人，幾乎為爾喪良姻。
空懷杜牧三生夢，難化瞿曇百億身。
雨散雲收成遠別，花紅柳綠為誰春？
不堪回首紗場上，風雨瀟瀟月一輪。

微香靜而思之，終疑於「為爾喪良姻」之句，欲生之來以實之，亦次韻一律以答之。詩曰：

彼情人是我情人，就說無因亦有因；
千里相思愁裡句，幾番歡會夢中身。
天邊依舊當時月，洞口時非往日春；
若念小樓移手處，重來花下賞冰輪。
生感其意，復以詩一律而之焉：

紡紗場下好情緣，回首西風倍慘然。
已按赤繩先繫足，免勞青鳥再銜箋。
任從柳色隨風舞，莫惜韶光徹夜圓。
不是憐新違舊約，由來好事兩難全。

微香得此詩，知生之絕已也，然而慕生之心，未嘗少替，亦和一律以答生云：

紡紗場下舊情緣，怕說情緣只默然。
今日翻成班氏扇，當時休制薛淺箋。
玉簫已負生前約，金鏡偏教別處圓。

自是人心多變易，休教好事不雙全。

生時名籍甚，郡邑感欲舉生為癘生。生父愛子，不欲遠涉利途，恐致離別之苦。然而眾論紛紛，無時休息。生潛喜，乘間言於父母曰：「除非出外可避。」父喜曰：「可往祖姑家少辟五六個月，眾口無不息矣。」生曰：「如或官司逼勒，如何？」父曰：「只言隨伯父之任矣。」生之伯父有為高官者。父即日命促裝起行。

既至，祖姑一家欣喜，待禮如初。生告所來之由，叔曰：「倘若不厭寒微，姑寓於此，朝夕與諸少講明理義，此某之所深幸也。」生拜謝，退居所寓之軒，偶見綠紗窗上題詩一絕云：

壁上鶯還在，梁間燕已分。

軒中人不見，無語自消魂。

生知是瑜之筆，亦書一絕於其旁曰：

腸斷情難斷，春風燕又回。

東風和且暖，雅稱結雙飛。

生思玩間，忽見瑜娘獨至，且喜且悲，再拜謂生曰：「兄真信士也緣自兄歸之後，媒灼克諧，逮無虛日，父母亦有許之者，但未成事矣妾心想迫於父母之命，不得已而飲恨於九泉之下，不及與君決別為懷。今幸不死，尚得相見，殆天意乎！未審計將安出？」生曰「此略之所以日夜切思者也。蓋嘗思之有三：親戚不可為婚，一也；父母之命不可違，二也；不敢言於父母，三也；為今之計，惟在乎卿主之而已。瑜曰：「凡妾可力為者，敢不自效！望兄指引，則善矣」生密約於女耳邊之言。女曰：「正合妾意。」言未已，忽聽籠中鸚鵡叫：「大人回大人回！」女聞之，遂遁去。臨行，反顧生曰：「蘭房之約，三更後、四更前，正其時也。」

是夜，月明如晝，萬籟無聲，生視諸僕皆睡熟，輕步潛至女室。瑜見之，喜不自勝，且曰：「醜陋之質，於兄故不敢辭，但以月明花開之景，不可常得，思與君少同行賞，以度良宵耳。」生然其言，遂並枕於玩月亭右廂階下。俄而，婢女數輩捧饌肴至，羅列滿前。二人相與勸酬，極盡款曲。女曰：「既逢佳景，可無述作以記之乎？」生曰：「短章寂寥，片文拘泥，與其合筆而和題，孰若同聲相應，亦足以見吾二人之京力敵也。」瑜曰：「就以『月夜喜相逢』為題，五十韻為率。」生即為首倡曰：

「今夕是何夕，奇逢不偶然。況當明媚景，正是陽陽天（生）。爛爛星珠燦，圓圓月鑿圓（女）。風輕萬籟寂，露泫邑百花鮮（生）。河影清還淺，牽纏斷復連。乾坤真罔極，光景自無邊。大地冰壺隱，長空雪浪翻。連枝橫鑿發，索暈隔簷穿。更漏轉三鼓，槐陰過八磚。溶溶春似海，緩緩夜如山。織女偷情看，女互娥著意憐。千年逢一會，二鳥降雙仙。談笑幽亭上，追隨小院前。各分雙美具，端的四兼全。舊恨應皆釋，新愁覺欲顛。重來諧素約，又共展華筵。何須金石奏，且把海螺傳。美酒傾珠落，香羹和玉涎。膾用金刀切，茶將活火煎。冰壺雙鬢執，羅扇小鬟掾。並枕挨肩玉，低鬟動髻蟬。柔腸頻眷戀，蓮步漫周旋。紅袖深藏筍，羅衣懶上船。獻酬多節重，議論每牽纏。不必宣金石，何勞奏管弦。休亂同坐久，且共把詩聯。共吐珠璣唾，同裁月露篇。聲聲爭響亮，字字競鮮妍。可羨唐商隱，堪誇燕麗鮮。新清開府句，秀麗薛濤箋。佳興如流水，神詞若湧泉。孟郊應退舍，蔡琰可齊肩。轉戰敵逢敵，擒詞玄又玄。剡藤煩字掃，香劑倩思研。宴罷情將困，吟成意尚牽。掀幃香自馥，入室步爭先。好事雖多舛，佳期喜獨偏。笑攜雙玉手，共臥五花氈。蓮步移紅玉，珊瑚墮翠鈿。交加連理樹，掩映並頭蓮。色膽大如斗，麗情深若淵。耳邊言切切，心上意懸懸。鳳蠟搖紅影，龍涎薰碧煙。情癡疑是夢，骨冷不成眠。繾綣兩情好，綢繆一意專。既如魚水樂，又似漆膠堅。了畢平生願，深酬宿世緣。愈親須愈敬，相守莫相捐。密約長如此，深盟永不遷。任他滄海竭，此樂尚綿綿。」

聯成，女出雲箋，命小桃書皆，已四鼓矣。不復就枕，但立會而已。生口占一絕云：

名花並立笑春風，誰識常空一竅通；

欲驗佳期何處見，白羅襪上有殘紅。

自是之後，幽會佳期，殆無虛日；眷戀之情，親昵之意，有不可得而言語形容者。所作詩詞，不可盡述，姑記含蓄意深者十絕：

昨夜東風透玉壺，零零湛露滴真珠；

寄言未問飛瓊道，曾識人間此樂無？

一線春風透海棠，滿身香汗濕羅裳；

個中好趣惟心覺，體態惺忪意味長。

臉脂腮粉暗交加，濃露於今識翠華。

春透錦衾紅浪湧，流鶯飛上小桃花；

寶鴨香消燭影低，波翻紅浪枕邊欹。

一團春色融懷抱，口不能言心自知。

葡萄軟軟蟄酥胸，但覺形銷骨花熔；

此樂不知何處是，起來攜手問東風。

淡淡溶溶總是春，不知何物是吾身；

自驚天上神仙降，卻笑陽台夢不真。

形體雖殊氣味通，天然好合自然同；

相憐相愛相親處，盡在津津一點中。

半夜牙牀戛玉鳴，小桃枝上宿流鶯；

露華濕破胭脂體，一段春嬌畫不成。

燭盡香消夜悄然，洞房別是一般天；

若教當日襄王識，肯向陽台夢倒顛？

魚水相投氣味真，不覓不漆自相親。

兩身忘卻誰為我，恐是天生連理人。

一日，祖姑獨坐春暉堂上，生侍之，顧生，謂之曰：「昔傳姻事為『下玉鏡』，何謂也？」生以溫嬌事為對。祖姑曰：「汝知發問之意乎？」生曰：「不知」祖姑復曰：「汝宜益加進修，吾之女孫，誓不他適，當合事汝，亦使溫嬌之玉鏡告也。」生拜謝。

暮，生以此告瑜。瑜喜，笑曰：「古人有言：『人心同欲，天必從之。』豈虛語乎！」生曰：「明日當辭歸，遣媒言議，勿失時也。」

明日，遂告歸。及抵家，以祖姑之語告其父。父欣然從之。

擇日命媒行。既至，以所來之由告叔。叔曰：「四哥才貌，出眾超群，可敬可愛，得婿如此，足慰人心。奈他人譏笑何？」媒曰：「何傷上？溫嶠之下玉鏡台，娶姑之女。」又曰：「老泉女適程氏，舅之子也，況乃孫乎？自古迄今，但聞傳其事以為話，未聞以是病之者，夫何疑之有？」叔矐允之，遂備黃金二錠、羊一牽為定禮。生婢有名朝華者，從媒同至，乃出書以示瑜。瑜披讀曰：

「玉真小娘子妝次：輅世忝姻緣之契，締結絲蘿；叨因叔姪之情，寓居門館。詎意天緣會合，親逢曠世之嬌嬈；人意交孚，果是前生之配偶。榮生意外，喜溢眉間。緬想淑候，蘭蕙其芳，冰霜其潔。秋水為神玉為骨。傾國傾城；芙蓉如面柳如眉，欺花欺月。柳絮因風起，藹然謝道韞之才；寒藻漾漣漪，粲若朱淑真之文采，誠所謂天上之神仙，君子之好逑者也。輅一寒如此，百技無能才匪逮人，貌非出眾，忝得一拜於雲階，幸已足矣。何況側身於玉樹，恩莫大焉。粉身不足報深恩，萬死亦難酬厚德。捫心有愧，揣已何堪！曩聞太夫人困親致親之言，歸心如箭；今見椿府君執柯伐柯之舉，喜意若川。倘若叔矐再不他辭，想應汝我心諧所願。百歲姻緣，在此一舉；千金會合，於此片時。專望竭力贊襄，毋使青蠅諧白玉；同心協力，庶教丹桂近嫦娥。則平生之心願足矣，月下之深盟遂矣。茲因媒氏之行，敬緘鸞而申微悃，倚訴鳳以候佳音。即辰天地皆春，山川自秀，伏乞保重千金之體，永終百歲之斯。不宣。」

後二日，媒氏告歸，瑜乃出箋以寄生。書曰：

「伏自一別，倏爾旬餘。蝴蝶之粉未乾，麝蘭之香猶在。松竹之表，嘗彷彿於目睫之間；金石之盟，每念昭於心胸之內。忽喜冰人之傳事，又兼雲翰之飛來，千欣！千喜！恭惟文侯，學貫天人，博通古今，風采聯賈少年之弱冠，文華負李長吉之奇才，誠所謂文苑中之英華，士林中之翹楚者也。瑜也，貌微無豔，才非道韞，自謂於世而無取，夫何在兄而見憐！幽谷發陽春，多感吹噓之力；葵花傾曉日，幸蒙光照之私。托庇二天，已非一日。詎意人心有欲，天意果從。因親復得致其親，莫非命也；發願竟能諧所願，不亦宜乎！忽然手舞足蹈不自知者，自此生順死安而無復憾。事已定矣，言更何云。惟冀尊所聞行所知，益勵占鰲之志；宜其家宜其室，佇看協鳳之祥。不須待月於西廂，正好挑燈於此牖。毋使前人獨專其美，免思微弱以喪厥躬。伏乞鼎調，以副時望。不宣。」

是月也，忽御史按臨，遴選其民俊秀者補弟子員。鄉老舉生為癯生。後數日，生父齋書以告瑜父。生乃吟詩一首，並寫花箋以寄瑜云。詩曰：

書寄平生故友知，白衣今已換藍衣；

微軀從此如鷹繫，佳兆何時協鳳飛？

上苑杏花愁客去，西廂明月為誰輝；

幾回暗想蘭房事，不覺臨風淚雨霏。

瑜得生書，亦作一啟並歌一篇以復云：

「寂寂蘭房愁獨倚，忽見長鬚致雙鯉。雲是瓊林天上郎，如今已入鸞宮裡。入鸞宮裡為何如？漸磨仁義樂菁莪。方巾員領真超卓，黃卷青燈好切磋。君不見買臣衣錦歸鄉裡，至今名姓光青史。又不見縣官負弩迎相如，至今千載揚芳譽。男兒得志皆如此，男兒莫厭窮經史。上方治定崇文儒。彬彬濟濟紆青紫夫君子，真英豪，器宇堂堂氣象高。心通萬卷猶嫌少，日誦千篇不憚勞。此時已入文章島，如今遂卻平生志。鏖戰文場應可期，太平治化真堪異。蒲柳應知得所依，鳳凰何日又同飛？坐看花誥班班降，羞殺人間俗子妻。」

僕歸，將詩以示生。生與同學生覽畢，無不歎服稱美者。其啟中有傲句云：「但能有理可明，不怕無官可做。」又云：「前日之良心因妾既喪，今日之放心在君當收。」又云：「莫為蒲柳之姿，墮卻雲雷之志。」若此之言，非見理分明者，安能及此耶？但恨不見全篇以書記焉。